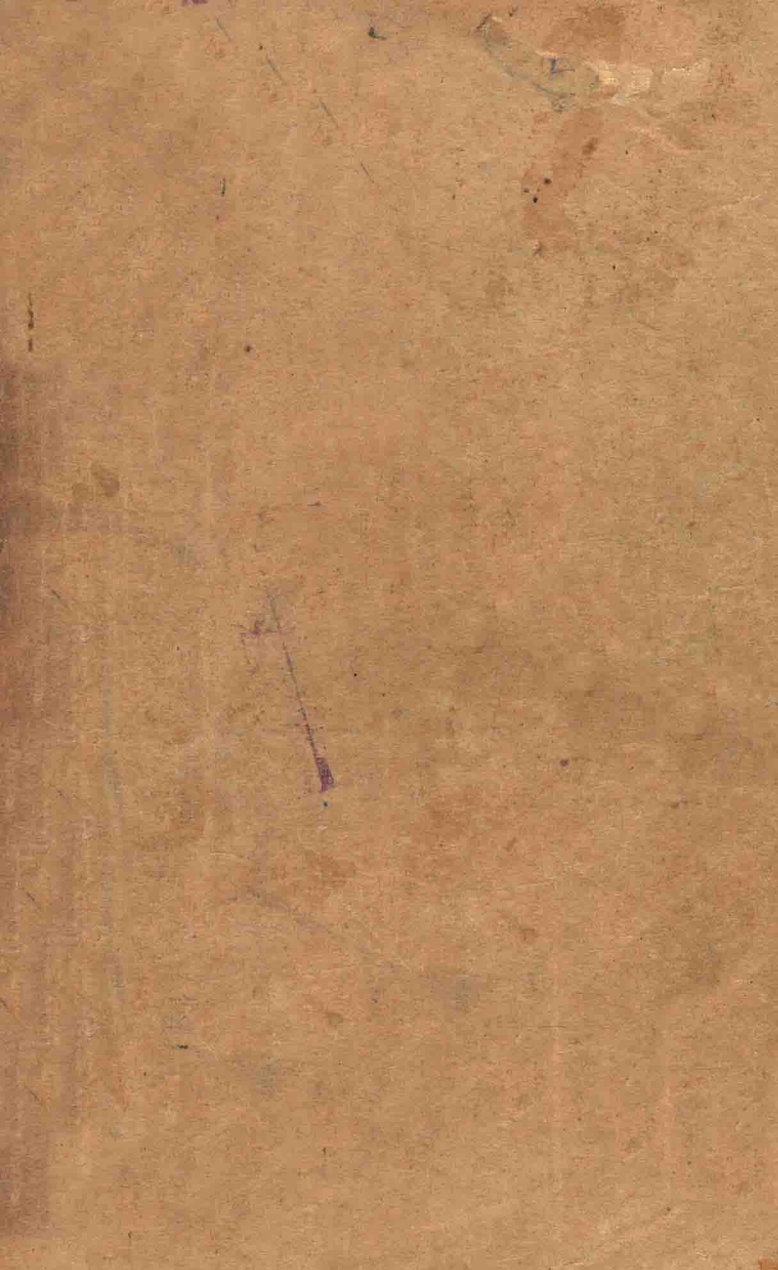


# 蕭紅小傳

駱賓基著



中文書局發行



## 一、恬靜的日子

哈爾濱南崗是一個有名的風景區。

街道寬闊，路旁有兩樹。樹下排列着西式板條長椅，那些長椅是草綠色的，兩椅之間隔着相當的距離。疲倦的行人坐在這裏休息，有時是推着嬰孩的有蓬臥車的褓母，或是俄國籍的街頭流浪者，牽着小狗作街頭散步的落魄紳士，在這裏沉思，在這裏蹣着腿抽一支慰藉人神的紙煙，在這裏捧着下額癡想什麼。假若是冬天落雪的日子，街道上寂靜的，可以清清楚楚聽見行人踏着雪所有的腳步聲，老遠有輛馬車，還不見踪影，就會使人注意那聲音來自的方向。

春天，這裏的街道上，可以聽見樹雀的啾鳴，就是酷熱的暑日，這裏還是同樣的寧靜，不管路上有時聲音是怎樣混雜，那兩旁的木條靠椅上，總有幾具是在

樹蔭底下的，那麼就總能見到有人在那椅子上打盹，草帽子遮在臉上蔽陽光。

距離這條廣闊的街道不遠，就是郵政街。哈爾濱市立第一女中就在這條街上。蕭紅少女期的日子，就是在那短板牆的院落裏恬靜的度過的。校門，有水門汀的台階，黃昏是關閉着的。樓窗臨着牆外的馬路，窗前有樹，牆裏也有樹，這裏蕭紅曾說：『牆裏牆外的每棵樹尙存着我過馨的記憶，附近的家屋喚着我往日的情緒。』

據蕭紅那時候的同窗好友說，她并不像『手』裏所寫的那個自己那麼頑皮。相反，她是恬靜的，很少談笑而且有些孤獨。不喜歡和人往來，但也不憂鬱，而且是常常怡然自處。

她的本名是張迺瑩，一九一一年在黑龍江省呼蘭縣一個地主家庭裏降生。遠祖來自膠州半島的掖縣。她降生不久，母親就死掉了。她的祖父，一個健康而樂天的六七十歲的老人，很疼愛她；另外她也有些表姊妹，在離城二十來里路的鄉



村。這孤獨而又怡然自處的性格，是從幼年就開始了的。

一九二九年她是第六班的一年級生。那時候，市立第一女中的校風活躍，第三屆畢業班的孫桂雲，就是以運動而馳名的。第五班的女生間起核心作用的是K小姐，美容而又有交際場的儀態，自然形成了一種獨特的班風。蕭紅的這一班，也就自然必定要有一種獨具的班風來對抗，但這該是什麼呢？

蕭紅這一班起核心作用的，就是她自己。一個在古樸的小城市裏生長起來的少女。

這時候，她只能從那個對她冷漠的地主家庭得到僅能繳足學費的一筆款子。就是這筆微小的款子，在那個地主家庭，無異是對她一筆很大的恩惠。而她自己却又連這筆微小款子的接濟都覺着一種莫大的羞辱；因為她自己覺得既然不得父親的歡心，那麼又受他的恩賜，不管怎樣，除了顯得自己的可憐，是找不出另外解釋的。她應該用什麼來自傲呀？

用什麼來對那個頑固而偏心的父親報復呀？然而這也僅是離開家，從父親手裏接到錢時候感覺，實際上他的父親並不是不愛護她，這愛只是埋在心裏而已，因為他不願意損傷她的繼母，或者說是更愛他的續絃的太太。

這不屈辱的性格所以形成，是有着它的遠因的。因為內心懷着這種和家庭抗拒的心情，也就正是蕭紅所以很少談笑，而總是恬靜的埋頭學業的緣故。

然而她現在必定得找一個精神的出路，據此來和別的班次相競的出路。

「呵！好漂亮呀！禮拜天，我在道裏中央大街碰見她了，新式大衣，圍着一條白圍巾，和一個男的一塊走。」

「那是法學院的學生，大學生呢！」

蕭紅聽見同學間這種談話。她恬靜的讀着書。

「那又羨慕什麼呢？孫桂雲才是咱們學校裏的榮譽！」

「管這些作什麼？你的英文怎麼樣？明天若是背呢？」

她又聽見這樣的談話，她抬起頭來向這兩個人注視了一下。她心裏感到一種慰藉：是的，得預備預備英文。然而蕭紅的興趣，可不是這一課程。她這時醉心的是繪畫。

繪畫教師，是一個從上海回來的青年。美術專科學校畢業；名叫高仰山，是吉林省人。他帶到教室裏的不只是各種素描，主要的是從上海接觸到的藝術氣息。這氣息感染着蕭紅，她突然發覺自己原來就有繪畫的天才，她可以走下去。這是一條展在她前面的美麗的道路，那道路朦朧的，有煙霧似的……灰天、綠樹之間，有一個人，挾着調色板和畫架子，在這條路上走着，那就是未來的自己，一個女畫家呵！這幻想給了她溫暖和生命。

當她從宿舍窗口望着天空的星星和體育場上的白霜一樣的月光，好美呀！這月光的白色，好白呀！那些秋天的小星，好冷呀！而那深遠的雲色又是怎麼這樣的藍，寶石似的透明？

「你睡不着麼？」

「沒有睡。你呢？」

「也睡不着。你聽——樹葉子都落了！」

「秋天啦！」蕭紅說：「你看月光好白呀！」

「不是。」

沉默了一會兒，蕭紅又低聲說：「沈玉書！若是禮拜日天氣好，我們找王粟穎一起到野外去寫生呀！」

「到那去寫生呢？」

「到松花江大橋那邊去，好不好？」

「好吧！」

「最好那天是晴的日子，天睡有一片白雲，或者是遙遠的天宇一角有黑雲，那邊落雨，三五十里以外的鄉下。那麼這畫面就豐富了。」蕭紅心裏這樣默默的

幻想。

實際上，臨近的冷靜街頭上，那些亡命的流浪白俄，退職的將軍，眼光茫然坐在舊人椅上的衰老貴族，不都是很好的繪畫資料麼？然而蕭紅距離這人間的現象還遠，她醉心的是自然界，在她以後的著作裏，也到處可以看見這類的句子：

「夏天又來到人間，葉子上樹了，假使樹會開花，那麼花也上樹了。」『那些瓜蔓子牽牛花多麼自由呀！願意向樹上爬，就向樹上爬；願意上牆呢？就向牆上爬。』因爲自然是美的，單純的。而人間也有美的存在，可是不這麼單純。它是潛在醜惡當中，只憑人類的可憐的視覺，是不會發現的。那必得插身到社會上來。在人與人的生活間它存在着，它寄托在人類的心魂上，而在人與人的生活間出現。不插身到社會上來是不能發現它的，正像整年關在都市的鴿籠小樓的孩子，沒有投身到自然的曠野之間的機會，就不會發現自然境界的美是一樣的。而這些孩子的美的感覺，大部份是在胃口上。

蕭紅這時候的憧憬自然，因為她在人間的生活上所見到的多是醜惡和痛苦；譬如說，她從幼年的時候，就失去了母親，看見別人都有一個鍾愛自己的母親，那幼小的靈魂是怎樣空虛呀！因之，她的親戚家的表姐妹隨着父母到她家作客的時候，她大部份是冷靜的站在門口，若是那個快活的孩子向她偷偷的表示，她是多麼希望和她背着大人的管束，在一塊玩兒的時候，那麼她只有一樣可以驕傲的，那就是她的古老家宅背後的草園子，那荒涼的草園子裏，沿着牆角有些婆蒲丁花，偶爾從牆外飛來一隻蝴蝶，那就更使這寂寞的小主人幸福了。而草叢間有蚱蜢、蟋蟀，好豐富的樂園呀！在這裏，蕭紅忘却了她的悲哀。若是受了父親的責罰，祖母護着讓躲出去，她也是來到這草園子裏的。

一個人哭一會兒就忘了。呵！小黃花上有隻大蜜蜂。

人類的生活有什麼美呢？她嚮往自然。春天了，燕子含泥築巢了，開凍的小河勃勃發着悅耳聲音了，呵！好美。雪日初晴了，陽光暖暖的，融雪閃着光輝，

呵！晒晒陽光好幸福。這些印象都在鼓勵着她，『畫吧！畫吧！』她決定要作一個畫家了。她幻想着，夢想着，很久沒有睡着。

第二天，她們三個人聚在一起談話了。王粟穎，沈玉書和她自己。

王粟穎是一個健壯而忠誠的女孩子。彷彿比她高一班。

『那麼我們發起一個畫會吧！推你作總幹事。』她說。

『總幹事我不作的。我也作不來呀！』

『可以，你怎麼作不來呢？』

『不，我作不來。』蕭紅說。

然而作不來也得作，她們的野外寫生畫會開會成立了。而繪畫教師高仰山熱烈的贊助她們。她們決定了，下一禮拜就到野外去寫生。可是天氣變了，九月底的樣子，一天晚上，風變了，黑雲滿佈，恐怖的風聲，慘厲的從近處刮向遠方，又從遙遠的遠方，刮回來，追逐什麼似的，捕捉什麼似的，狂聲呼嘯着。蕭紅開



始苦悶，禮拜天，那個在她希望上閃光的日子，不要落雨麼？夜半，風聲停止了，宇宙間都是那麼平平靜靜的睡着……：

第二天起床鈴一響，蕭紅從溫暖的被子裏側過身子，窗子上結着白霜。

「呵！落雪了，迺瑩！」沈玉書向她歡呼。

「落雪了麼？」蕭紅迅捷的伏到窗上，用手刮着玻璃上的霜層。一眼望出去，那多麼幽靜的雪的世界呀！整個體育場都消逝在雪裏了，網球柱子和藍球架，都消逝了，甚至連那高高的磚牆，險些都融化在雪的白色裏，牆背上有一塊雪給風吹落了，顯出一塊黑，這是牆的踪跡，若沒有這一塊踪跡，那麼連磚牆也融化了。白色連結到外界，世界不都是一片了嗎？是的，就是這些牆壁把人與人之間的連結關係給切斷了。蕭紅雖是精神上已尋覓到一個窗口，一個給她希望和亮光的窗口，然而對於這市立女中的堅固磚牆和那有鐵柵欄的校門，她是不舒服的，彷彿給圈在一個井裏，有時就煩悶，尤其是坐在教室上國文課的時候，枯

燥、索然，她就更希望禮拜日快一些降臨。若是距離還遠，那就要低聲問：『今天是不是禮拜二？』禮拜三和禮拜六有繪畫，這兩個日子她是不必問人的。她所希望於禮拜二的，就是那一小時歷史課。因為史地教員是北平來的一個姜姓大學生，在史地課程的時候，這個性格有點矜持的青年教師，間或給她們講些世界的珍聞，尤其他是一個有着文學修養的青年，他向她們介紹冰心的散文，徐志摩的詩，茅盾的小說，而且又借給蕭紅，易坎人譯的『屠場』和『石炭王』，這正是一九二九年風行一時的譯作。然而蕭紅當時讀這兩本書，還不及當時『國際協報』副刊上的文字感興趣。這時候，她已經介在舊小說和新小說兩個精神領域之間了。就是說，已經跳出了舊的，而還沒有完全投入新的文學世界裏來。她在邊緣上正在向這世界裏窺探了。

除了史地課，她就很少特別喜歡的了。而一到體育的時間，她就一個人躲在教室了，恬靜的作她的功課，或者是解習題，或者是抄筆記，偶爾有別的同学，

也會坐在一起談天，自然這時候是很少的。然而校長孔繁書，一個嚴肅的脅迫者，有一次就責問她，爲什麼不去上體育這一課。她困惑的被逼到操場上去了。這時候，她又感到不歡、機械、枯燥，四面又是那些堅固的牆壁。

現在是落雪了，牆壁也不顯着的那麼尊嚴了。世界彷彿獲得解放了，突然，廣闊起來，遠近連在一起，天地連在一起。

『冬天了。』蕭紅說。

那時候，她的頭髮就梳作兩個小辮，橢圓型的臉，容色清白，閃着冷靜的兩隻黑色大眼睛。藍布短褂，下面是黑色的裙子。一個體材修長，而步態敏捷的十歲九歲的少女。見到沈玉書，她的那冷靜的兩隻眼睛，就突然變得柔和，那就是她快樂的表現了。

這時候，她就是用這充滿了柔和的眼光，伏在窗上望的，然而很快的又變作冷靜的了，她想到關在箱子裏的冬季棉衣，那是家裏托人帶給她的；因之，她就

想到那個并不過暖的家庭。

## 二、打開了世界的窗子

野外寫生畫會的會員終於在禮拜天到野外去寫生了。這是冬天落過雪不久的一個晴天。陽光是可珍貴的，然而氣息還是嚴冷的。高仰山教師是一個領隊，蕭紅隨着她的同學在街上安靜地走着。路上的行人，都注目着這些挾着畫具，提着畫板的學生；然而蕭紅却是有着自己的憧憬，輕蔑着『人間』，就是說冷靜的街道和冬日的行人，她是過目而沒有一點印象的。她所憧憬着的，是松花江大橋對岸的雪的曠野，曠野與天宇之間的枯樹，就是說落光了葉子的冬天樹木，那該是多麼美的景色呀！然而她們現在是去馬家溝花園。

馬家溝在哈爾濱算是一個荒僻的市宅區：西式的紅瓦頂住宅，有暖壁的俄式家庭建築，街道並不寬，混合着中國住宅的木板院落，有些釘着『惡犬咬人』的

木牌。花園據說有着兩排樹列的走道，花壇在夏季是由各色花叢組成的，完全人工式的彩色圖案。有塊高地，上面栽種的是桃樹林。冬天的日子，這些林木，枝叢稀稀疏疏的，有的挑着雪，而蕭紅到了這裏，也並不感覺過份的失望，但是寫生的意思，不及在這冷靜的白楊樹底下散步的興趣濃了。多好的陽光呀！多寂靜的境地呀！多舒暢的心呀！擺脫了那機械而又枯燥的課室生活了。這禮拜天，就是她歌頌的日子，因之，每禮拜天，只要是不落雪，她們的這些少年寫生畫家就都來了。有時，準備了麵包、香腸、砂糖和花生米，在寫生完畢之後，來聚餐，實際上蕭紅這時候，主要的不是寫生，倒是來享受冬天校外的寬闊生活了。她們在這裏散步，在這裏玩，又談、又笑，她開始愉快，然而這也僅僅是這個聚餐的時候，一等到準備離開這冬日樂園的工夫，蕭紅那兩個明亮的大眼睛，就又冷落了。

一九二九年的冬天，就是這樣過去的。這野外寫生畫會，那時候已經掩蓋了五班的光輝，形成一個有力的團體了，自然，蕭紅沒有把它看作是她這一班的旗

幟，因為那要在本班建立一條出路的念頭，她自己早就忘却了。從野外，她們帶進學校裏的活氣和收獲立即感染到那些同學，得到不少的誇耀，因之，這以未來的畫家自信的蕭紅，矜持她的成就，越發注重教師高仰山的談吐內容了。同時發現這個青年藝術家和史地教師姜，在某一些見解上是有着它的一致性的。而高仰山使人親切，史地教師就使學生感到可尊敬。

可是都說舊式的哀情小說之類的書，『無價值』。而蕭紅對於新文學，也確實一天比一天親近了。尤其是『羅曼蒂克』的作品。在這裏，她並不是欣賞那些『愛情』的描述，而是那些『封建家庭』『頑固的父親』『流浪者的青年』『罪惡的社會』以及『女人不是男人的玩物』『不是發洩性慾器』這些辭句，和這些辭句所表現的觀念，給了她一個突然的啓發。因之，她接觸到五四運動傳下來的當時的歷史風氣了。那有着思想基礎的反封建的潮流了。這是一個廣闊的世界，這些作品給她打開了世界的窗子，她呼吸到這世界的新鮮空氣了。



是的，在這裏啓蒙作品和教育作品，是有着可以稱爲藝術的價值的，自然這不是等於說，就是我們現在所要求的現實主義的藝術。這些啓蒙作品，只要是它有着啓蒙的根基，不管怎樣幼稚，它的功績是大的，而且它永遠不會滅亡的原因，也許就在這裏。到底它比『爲藝術而藝術』的東西有貢獻於人生。只要是說：『人生呀！戰鬥！戰鬥！』總比：『人生如夢，醉了！醉了！』『詩』一些的。而那時候，文學界還另有一派在，并不比『爲藝術而藝術』的罪惡小，那就是使人頹喪，固然也是『罪惡的社會呀！』『黑暗呀！』然而却損害着青年的有爲志氣，散佈悲觀的種子，在歷史的缺隙上不去站住了攻進去，而却是作爲潰口退却了。可是作者自己並不去自殺，而純真的青年就上當了。當時，這種教人頹喪的作品，同樣和羅曼蒂克的小說，在哈爾濱智識份子間流行着，而掉在這個陷坑裏的青年是并不少的。但蕭紅却沒有沾染到一點悲觀的色彩，這是有着的同窗閨友證實的。也許是那位北京大學出身的史地教師就根本擯棄了那一流的著

作。總是蕭紅在和家庭對抗上，是更爲堅定了。然而什麼力量來支持她呢？

學校放寒假了。她望見別的同學那麼喜氣揚溢的歡笑着，她羨慕，羨慕她們家庭裏有一個歡迎着女兒的母親，可她自己是不那麼快樂的，雖然她也想到家裏的祖母，草園子那個幼年的樂園，以及離城不遠的一個靠近呼蘭河流的村莊，幼年她曾經跟隨祖母來住的。那裏有打麥場、柿子園、白菜地、牛車、老馬、和一些表姊妹，然而這些已經距離她很遠，有些留戀，但始終埋沒不了家庭的那種寒冷氣。

她又不能住在校裏，學校即刻將要荒涼了，空虛了。於是她和一個僅有的小同鄉，在她下一班的小女孩子，一起帶着行李回呼蘭縣去了。當她坐在火車上帶着手套，用毛圍巾擦着玻璃窗，望着逐漸閃逝在背後的哈爾濱市，冬日結凍的松花橋冰面、雪車、滑雪橋，以及一片白色中那黑黑的長方塊型鐵橋，她突然覺得，她是那麼愛着他的學校，愛着課室，和那機械而枯燥的生活。別了！幸福而

溫暖的寄宿舍。別了，馬家溝花園。

她帶回家鄉裏去的，似有『吶喊』和『追求』。還有兩本蘇聯的小說。

### 三、憧憬和渺茫

這年冬天，她在家庭里是有著一些什麼性質的生活接觸，沒有可作信徵的材料，不知道怎樣度過的。然而在那冬季是大風狂嘯，積雪遮蓋着城市、家宅、田野的嚴寒日子，她寂靜的一個人踞伏的溫暖炕上看小說，那是毫無疑義的。這時候，她的弟弟還似乎是個高小二年級的學生。他的面型，極像他的姐姐，同樣有着兩隻明朗的眼睛，聰明而且活潑，對蕭紅極親切。但蕭紅却對他并不那麼熱情，因為他在家庭里是為父親所珍愛的。這珍愛，使她更感到自己的冷落，他并不妒嫉自己弟弟的那種幸福，可是她自己既然感到處境的孤寂，而沒有法子偽裝自己，使自己對弟弟熱情了，像他弟弟那麼親切的對她的歡心。何況她弟弟，在她眼睛中還是一個充滿稚氣的孩子呢？

在這年寒假她更明顯的感到重男輕女的中國古老觀念的可憎，是似乎不會有疑問的。因之，她的對於文學作品的沉醉。更是有着她的追求精神上的根據。她從那些作品獲得幸福的慰藉。那是她的孤寂精神上的珍貴伴侶。她認識的世界，廣闊了。她的心魂已經漸漸的和那一時期的社會解放的思潮連結起來。然而這只是一個觀念的連結，現實的人生，在她還只是這麼一個家庭的環子，以及親戚屯子的週圍生活，她自己還沒走進社會的核心，那距離還遙遠，然而她已經對於那外界的廣闊生活，熱烈的憧憬着了。尤其是北平，那作為中國學術中心的故都。對她，是一個大的誘惑。因為那個史地教師，就是來自北京的。

因之，一九三〇年的春天，她在學校里沒有以前那樣熱心於野外的寫生生活，是可以理解的了。雖然她還是喜歡繪畫還是有着作一個畫家的幻想，可是這已經不能佔着她的心魂的整部。她更大的憧憬還是那『廣闊世界』的生活。

蕭紅的祖母，不知道是不是這一年春天死的，而蕭紅這年夏天就退學了。這

時候，她還是個初中二年級生。當她的同窗好友紛紛問她，爲什麼暑假以後不來了。

她只悻悻的說：「家裏不讓念了。」

實際上，她的父親，這時候已經在佈置她的未來的命運了，那就是說預備給她訂婚。男方的家長當時是東三省有名的一個將領，而日後是作爲支持偽滿的一個有力的奸細。蕭紅感覺到自己要沉落在「封建」的魔手里去了。她的未來，必定是一個賢慧的兒媳，像她所常見的，有禮貌的站在婆婆身邊，她抽煙，就給點火；她吃飯，就給預備面巾；而東北傳沿下來的滿洲風俗，就是招待賓客的宴會，也不用老媽子或者如東北人所說的「下邊人」。蕭紅不是一個溫飽主義者的少女，父親所有的動聽的試探，反而更引起她的憎惡。她有着自己的憧憬，精神上的追求：拿着我當禮物一樣的去交換富貴麼？她必定得出亡。

秋天，她逃出那個封建的家庭，那個古老的縣城，她又到了建築輝煌的哈爾

濱。在這里，她的未來是無限制的，自由而廣闊。

在這里有一個姓李的青年在等待着她。據說是法政大學的學生，而又一說，是在女一中授過課的教員。總之，在暑期，他們之間就有着友誼，而那個青年在愛慕她，也是當時她所感到的。他們當時通着信。

少女時代的蕭紅并不是喜歡談情說愛的，這從她的那恬靜而冷僻的性格上，可以知道的。這次的出奔，有着兩種主要的因素，那就是要給那個頑固的父親一個損傷。它的主要性，不在逃避那個家庭主婦的囚犯式命運之下，而所以這樣的勇敢，又是有所恃的：那就是這李姓青年的影子，這豪氣而充滿蓬勃的生命力的人物，驅了她。而她天真又熱情，第一次在人間感到溫暖和幸福。他們在旅館里一直住了很久。

那個李姓的青年，帶着她到北京去了。當蕭紅跳上火車，她就感到她是多麼自由了。她不必惴惴的在街上躲避熟人了。她不必伏在旅館的窗口守候她的愛人



了。終於，她坐上這南下的中東鐵路的火車了。她幸福的憧憬着那作爲學術中心的北平，她決心要在那里入藝術專科學校，自然她是他的妻子了。她就要到他的家庭里去，他的家庭里是些什麼人呢？他的親戚一定都來探望他從關外帶來的妻子。實際上，她這時候，關於他的家庭是一點什麼都不知道的，她矜持而又完全信任他。當時她的稚氣的臉上，揚溢着光輝，她那明朗的眼睛，是閃着潤澤的黑色。她的頭髮，還是梳着兩個小辮子。

但是那個李姓青年若有所思，眼神有些隱約，這和她所認的那雙眼光不同，有點變了。

他想『爲什麼呢？』她敏感地注視他。一直到他向她笑了，她也就愉快的微笑了。

就這樣，他們在北平前門車站下車了。他們各人帶着自己的皮箱，坐上人力車，來到了一個胡同里的小院門。蕭紅又注意到他那變更了的眼神，有所憂慮似

的。

一進門，她就覺得懷疑了。一個梳着髮髻的年輕少婦，手裏抱着孩子，不住的向她注視。從那李姓的怯怯眼光裏，她敏感的人，立刻知道這真正是他的妻子。

她當時沉默着。

而那個年輕少婦也立刻從她丈夫的嚙嚙不清的答話裏知道少女和他的關係了。她大聲叫罵起來。

蕭紅注視着那個勉強作笑的青年，她的眼睛堅定而冷靜。

『好。』她說：『我走了，再見。』

她不是悲憤的離開那裏，而是驕矜的。她當時想：『難道我來和你爭男人的麼？真是笑話。』她，傲然而豪氣的走了。北平的塵土、紅牆、土路，對她完全失去了魅力，但當她坐上又是向關外開去的火車上的時候，她傷心的哭了。

她是這樣的空虛、孤零，而且氣憤。但她已經跨過了這人生的第一道艱險的溝谷。不怕荆棘刺破了手，她要攀住這些荆棘跨過去。更不管是不是刮破了衣裳，撕裂了褲腳。她從懸崖上跳下來，跳入草莽，這深谷的那邊就會有芳草茵上閃着陽光的平原，她年輕呀！她不會如中年人那麼徘徊、躊躇，估計自己的莽攀時候的體力，她就那麼投身於草莽中了。

#### 四、矜持的走着自己的路

在『初冬』一篇優越的散文里，作者描畫出自己當時的堅毅的心情。

「初冬，我走在清涼的街道上，遇見了我的弟弟。」

「瑩姐，你到那里去？」

「隨便走去吧！」

「我們去吃一盃咖啡好不好，瑩姐！」

「……………」

「我們開始攪着孟子玲瓏的響了。」

「天冷了吧！并且也太孤寂了，你還是回家的好。」

「我搖了搖頭，我說：『你們學校的籃球隊怎樣？還活躍嗎？你還是很熱』」

心嗎？」

這心情是矜持的。

她背叛了家庭，也就是背叛了中國的古老的生活觀念，抗拒了封建家庭，也就是抗拒了社會現狀，就是說，不循規蹈矩的服從社會的法則，給「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傳統一個有力的反撲。就因為她反撲了這一個社會所遵從的法則，她抗拒了社會，那麼社會就顯出它的頑強的力量來了。她所熟識的人，都用「奇怪的」眼光看她。

在這「奇怪」眼光里是有着輕蔑和審判性的含意的。這就是社會的力量。她感到這些眼光的敵對性。就是她的弟弟，那一個純潔而愛護她的青年，從那關懷的口氣里，我們不難理解到，也有着「憐憫」性的感情存在的。這好意的「憐憫」，敵意的「輕蔑」，在她都是作為屬於她所敵對的那一個陣營里的表現。這是她真正孤獨的面對着社會了。和社會接觸了，她感到那敵對的陣營是廣大的，所有

那些奇怪的注視她的眼光，所有那些『輕蔑』與『憐憫』都同樣的損傷她。都同樣證實她的孤立。

她依恃什麼來和這些敵對性的眼光相抗呢？怎樣保護自己不受『憐憫』口吻的損傷呢？那就是矜持。這矜持的根源就建立在這孤立處敵的根基上。她不吐露自己內心的淒苦，一點資敵的真實都不坦露。她保護着自己驕傲和尊嚴，用矜持作武器。

當她在中國三道街上走着的時候，她遇見了她往日的同學，她就用那矜持的姿態這樣回擊着那種奇怪的眼光。

「到那去？迺瑩！」

「隨便走走吧！」她冷冷的笑着。

這究竟是從北平回來之後呢？還是之前，現在還沒有足徵的資料。然而她在初冬里獨自徬徨着是沒有疑問的。

在『黑夜』那篇同樣優越的散文里，她述說過這一時期的生活。

將近夜半，她還在哈爾濱的陰暗街頭上徬徨着。她在飢餓中，疲倦地坐在一  
個老婆子擺的麵攤上了。那個狡黠的老婆子從她的疲勞上，窺出她的淒苦的處  
境，引她到自己住處去落宿了。

『也許是快近天明了吧！我第一次醒來……就像睡在馬路上一樣，孤獨并且  
無所憑據。

『……我對她并不有一點感激，也像憎惡我所憎惡的人一樣憎惡她。雖然  
她給我一個住處，雖然從馬路上，招引到她的家里。』

在這里作者蕭紅的心魂，雖然疲倦而渺茫了，但仍然是矜持的。

『假若走出去，外面又是「夜」，但一點也不懼怕，走出去了。

『我把單衫從身上褪了下來。

『我說：「去當去賣，都是不值錢的。」



「這次我是用夏季穿的通孔鞋子接觸着雪地。」

同樣是矜持，然而和初冬那一篇相比，心魂是沒有以前的堅毅了，無所憑藉的徬徨心境，是沉重的，而且憎惡的也深沉，直等於冰冷的蔑視了。因之這一篇，可疑作一九三二年夏天的心魂記錄，而前一篇，大致是第一次從北平回來之後的回憶。

因爲在許廣平先生的『追記蕭紅』的文章里，有這樣一段話。

『高興的時候，蕭紅先生會告訴我們，她曾經在北平女師大的附屬中學讀過書。』那麼她是毫無疑問的離開北平之後，還和那李姓青年保持着連繫，而『難道我來和那你爭男人的麼？真是笑話。』那種想法，沒有一點對於那李姓青年的憤恨，這保持着友誼的連繫，是可能的。而她的得以進女師大附中，多半也是由於這李姓青年的支援。

一九三二年的夏天，蕭紅終於和那李姓青年決裂了。她困守在哈爾濱一個旅

館里，積欠纍纍。徬徨、渺茫，無所憑藉。她的週圍是旅館的賬房，蔑視眼光閃閃的茶役，嘴唇叨着紙煙的以旅館爲寓所的妓女。

她又遇到輕蔑和憐憫的眼光，她矜持的上下樓梯，而關起門來她就感覺到房間的空虛了，她開始體質衰弱，而且開始失眠。旅館已經停止給她開飯了，她吃着從衣袋裏帶進來的麵包，那是她從街上買來的。只要有茶役經過門前的腳步聲，她就捷然的將麵包塞入衣袋，她掩飾着自己的窮窘，而且一在門口外出現，她又是那麼矜持的安詳的走着了。

她被埋在泥土里了。

她要拔出頭來。她要向感到陽光的地面外邊，昇發。

腐木爛葉子，牲畜糞……所有的不潔的資料，供給她精神上的養料，豐富而飽滿，她要擯棄了這一切，昇發。

## 五、不平凡的會見·平凡的結合

一九三二年的秋天，正是松花江洪水泛濫市區的時候，當時的哈爾濱國際協報副刊編者白朗，收到了蕭紅的呼援信。於是這消息，在這作爲進步思想陣營之間散佈開了。署名三郎的詩人同時是散文作者劉君，和另一個詩人『黑人』就會同到蕭紅所困居的旅館里來尋訪。

這是一個不平凡的會見。這會見的實質就是兩種戰鬥力的會合。

當時的三郎，就是日後的蕭軍，同樣是一個都市的流浪者。同樣的，在這社會上受着損傷和摧殘。所不同的，只是和伙伴們共同在社會上佔據了一個思想領域的障地，這障地就是他所有的財富。依據着這個堡壘，他和他的伙伴們出擊，固守。給這損害人的古老社會的損傷力以損傷。同時又不致於被消滅。

我們可以想像到當蕭紅，一個孤立的『流寇』，失掉了所有的憑藉，帶着渾身的傷痕，而還是不屈於另外一個命運的少女，正在期待着友軍的援力的時候，突然聽見叩門聲，心是怎樣在激烈的跳着的。

是的，援軍來了。

在她眼前出現的是兩個青年。黑人，也就是日後的舒羣，高個子，魁梧而樸實。蕭軍，方型的臉，眼睛含蓄着剛毅，這時候，那剛毅的神色是不見的，兩個人同爲那豪氣的握手所顯示的歡快所鼓舞了。這歡快也只有在爲舊社會所損害而又不屈的給社會以力擊，帶着渾身傷痕的戰士互相會見的那開始一瞬間，才能感覺到的。這歡快，表示着彼此沒有給敵對勢力所毀滅的慰藉，表示着本身戰力又增強了的慶幸。而且這歡快也只有年輕的時候，充滿蓬勃之力，并且是初入『戰場』不久的人所特有的。

兩個人同樣直率，同樣熱情。據說當時蕭紅是懷着胎的，一個孕婦式的體

態，臉色蒼白，而且眼光顯着神經質的聰慧。這神經質是有着它的久經「敵區」生活的根源的，它要判斷、偵伺，爲着保護自己。然而對於這兩個青年，她是一開始就坦率的說明了她的一無憑藉的處境。這是明明白白的，在同屬一個陣營的友軍面前用不到一絲的掩蔽。

因之，不久，她和蕭軍的結合，是沒有什麼可稀奇的。

這是不平凡的會見，平凡的結合。

實際上，初次的會見，就已經是雙方戰鬥氣質的會見了，初次的接觸就是戰鬥心魂的接觸了。蕭軍一見面就說過，他的生活同樣破碎不堪，然而他們不管怎樣困難，想法支持她離開旅館，支持她在哈爾濱生活下去。可是終於連離開旅館的錢也沒有方法找到，據說，他們是趁着旅館忙於戒備泛濫市區的水患，偷偷逃出來的。從這里我們也可以知道，他們一開始，所顯示出來的彼此的天真，熱情和真實，是怎樣的結合在一起了。

最初，他們在一個白俄開設的旅館里找到了一個房間。那房間在三層樓上。本來包月是三十元，然而現在因為松花江水的泛濫，就漲到一天兩元的價格。而他們手里那時僅僅有五元，因之不租舖蓋，因之床上的軟枕，床單，甚至於連桌布，都給那高大的包着花頭巾的俄國女茶房收拾了去。

蕭紅在走上那三層樓梯已經是疲倦不堪了，已經是感到好像爬到天頂那麼困難了。手扶着樓欄杆，腿也發顫，手也疲勞的發顫，然而這時不得不從床上爬起來，打開帶來的柳條箱，取被子。

一佈置好，兩個人就擁抱着了。吻着了。一切的艱苦，總算跨過來了，雖然週圍還得開闢，雖然週圍還沒有一條小路，為他們的憧憬所發展，然而他們暫時是不管的，他們各自慶幸自己接合了一個作戰的力量，並且使它和自己的力量相融解。在這里，蕭紅所擁抱着的，是一個都市里的流浪詩人、是一個反叛社會的青年，而蕭軍所吻着的，不單純的是一個少女，而是帶有作為一個為宗法社會所

損傷的那種被迫害的實體。他們相互稱呼彼此爲：『我的情人』。這『情人』在他們的意識上，是有着社會的內容作基礎的。雖然他們自己當時也許并不明顯的這樣感覺到，他們年輕、坦白，而真摯的只從感覺上這麼歡呼，他們還沒有去思維，他們完全沉醉在這愛的感覺上了。

這愛情，是屬於生活實質的一部份，就是說它是寄托於思想意志的，而不是從屬於情慾，以情慾爲人生的全體和出路。在這裡，情慾是次要的。因爲在他們的生活上，第一，還是兩個人生路的扼守，不被頑強的半殖民地社會所擊碎，不被半封建社會所壓垮。

有人輕蔑的說這種結合是『騎士式』的，然而這也只是自己的輕薄的暴露。然而這也確實和一般的青年男女的所謂戀愛的過程不同，這是早已說過了的。

一般的所謂戀愛是多部份離開了生活的土壤，愛情生活的貧乏，人生的脫

節，離開生活的土壤，愛情就如飄在半空一樣，彼此間的接觸離開了生活實質，那麼怎樣來認識呢？這確實需要一個『長』的時期。這接觸首先是形態的接觸，而且離開生活實質也不得不是形態的注意，形態的觀察，要從形態上來探討那真實。就是那真實也劃定了範圍的，不是人生的真摯，而是『愛情』的真誠。因為本來就已經和人生脫節了。可是還要在生活上證實那真實。而離開生活的土壤，這在形態下的實質也確是實在沒有方法判斷的。

於是彼此不信任，彼此都還要表示着確已相愛，然而可還游疑，而還忸怩。彼此還要從離開人生空幻中獲得真誠的保證，在這裡那麼自然的情慾，是主宰。

因為彼此又確是在探討那個離開了人生的『實質』，從形態上去偵伺、觀察；也只有從形態上去偵伺、觀察，那麼彼此也只有更加努力的注重形態了。描眉、塗紅、談吐、儀容，多半是自然學上的接觸了。



因爲離開人生，女的別無所恃；正因爲別無所恃，又是異常珍貴自然所賦予的身體，而男的也實在是只在這身體的獲得。這里逐漸又發生了自然和社會的矛盾，因爲到底還是沒有擺脫開人生，畏怯着社會。矛盾大的，結果只有從自殺里獲得信任，獲得真誠的保證和解決。矛盾小的，彼此權且受主宰於自然而妥協，於是開始生活了，於是從生活里各自顯示出本質來，於是嘆息和哭泣，因爲社會的矛盾在夫妻的生活關係上顯示出來了，社會的不平衡，在這生活實踐上透露了，在這里情慾顯得是薄弱無力的了。

蕭紅和蕭軍，最初就跨過了內心探討的階段，在思想行動上，他們是諧和的。

## 六、精神飽滿了·肉體却饑餓

在這俄羅斯人開設的旅館裏，蕭紅日常在饑餓中。

一塊黑麵包只一角錢，一個列巴圈只五分錢。然而一早晨提着籃子來賣列巴的人，不賒賬。

『明天一起取錢不行麼？』

『不行，昨天那半角也拿給我吧！』

不只是沒有賒到列巴，而且連最後的幾個銅板也掃數給提籃子的小販帶走了。

『早飯吃什麼？』

『你說吃什麼？』蕭軍鎖好門，又回到床上默然地和蕭紅在一起躺着。這是

一個禮拜日，作爲家庭教師的蕭軍，這一天本來是休息的。那家庭教師是他剛剛找到的職業。而且他第一天就拿了廿元國幣，可是從當舖贖出了一件夾袍和一件毛衣，而且零星的就用光了。

他們日常喝的是白水，吃的是麵包沾白鹽。

這次是蕭紅不得不向她的週圍求救了，她的過去的友人間有誰可以接濟她一下呢？她想到二年前的學校，想到了那位繪畫教員高仰山。她向他發出了告貸的信。

那在生活上毫不拘謹的教員，手攜着他的十五歲的女兒，到這歐羅巴式的旅館來訪了。

蕭紅第一眼所感覺到的，就是他沒有改變，和從前一樣，隨便說話，一說就滿多。只是體質胖了一點。好像這幾年，她並沒有離開他過。好像她仍是在學校裏讀書一樣。

「你一個人住在這裏麼？」

「是——」她不知道爲什麼要這樣說。不是明明和蕭軍住在一起麼？爲什麼要說自己一個人住在這裏呢？

「還是一個人好，可以把整個的心身獻給藝術。你現在不喜歡畫，喜歡文學，那麼就把全心獻給文學。只有忠心於藝術才是美，才是真美。「愛情」這話很難說，若是爲了性慾才愛，那麼就不如臨時解決，隨便可以找到一個，只要是異性。愛是愛，「愛」得不容易！……」這是他讀到了她在國際協報副刊上的情詩所感到的，不用說那些情詩是沒有經過她自心的深一步檢定而拿出去的，就是說「我的情人」這種大膽的召喚，在不理解這內屬的一種獨特的結合本質的人，是極易感覺到空泛的，浪漫的，愛情至上主義的。可見這位畫家是怎樣在蕭紅的未來上寄於着希望，他是怎樣的器重着她的未來。

他臨走，在桌子上留下了一張鈔票。並且也給她留下了一些過去的少女日子

的回憶。

她冥想了一個長時期。心浪和海水一樣的潮湧，讀書時候，那裏懂得饑餓。只知道青春是人生的珍品，現在過去了，過去了，過去的那麼遠！所有這一切，慈情的溫暖，賞識的期望，爽氣的叮囑，都是其次的，她現在需要的是麵包和白鹽。她想着坐滿了洋車夫和苦力們的中國小飯館。那裏有肉丸子、饅頭、豬頭肉、辣菽白菜、雪裏豆腐！……那裏出出進進的是些戴破帽子的，穿破皮襖的，還有滿身紅紅綠綠的油漆匠。那裏的小菜每碟二分，丸起湯八分，豬頭肉五分。那裏的醬魚，那裏有魚，用魚骨頭炒一點醬，借一點腥味就是了。然而那裏溫暖，那裏到底是豐富的呀！

蕭軍一回來，他們就出去了。只要有吃的，他滿足，她也滿足其餘什麼都忘了，什麼痛苦，什麼窮困，都到一邊去吧！他們的精神是飽滿着的，膨脹着的。

## 七、築成了家

像春天的燕子似的：一嘴泥，一嘴草，……我和我的愛人終於也築成了一個家！無論這個家是建築在什麼人的樑簷下，它的壽命能夠足享幾時，還在我們是沒有顧到的。我的任務是飛呵飛……尋找可吃的食糧，好使等待在巢中病着的一隻康強起來！我顧不了那整日盤旋在空中，呼哨着的蒼鷹，也顧不了那專以射擊燕雀而取樂的射手們。

——蕭軍：爲了愛的緣故

這是怎樣的一個家呢？

在商市街，在這居民多部份是木匠油漆工人和小販的街邊上，有個小的院落。這裏不像旅館那麼靜，這裏有狗叫，有雞鳴……有人的吵嚷聲。鐵床沒有什麼遮鋪的東西，玻璃窗結着冰，爐中沒有一顆火星，桌子上也沒有一隻錶，連時

間都不知道。蕭紅用冷水擦地板，擦着窗台，……等到這一切都作完，沒有什麼可作的了，就感到手痛、腳痛、肚子也痛。感到不耐煩，感到無趣，感到寂寞，感到『落下井的鴨子一般寂寞的和隔絕』『什麼家？簡直是夜的廣場，沒有陽光，沒有溫暖。』

等到蕭軍買回來舖床的草褥子、小刀、筷子、盃、水壺和木桶，買回來米和木拌子，蕭紅就第一次和主婦一樣的調弄晚餐了。

有時，手在鐵爐門上燙焦了，火又生不着。就對着火焰生氣。蕭紅在『最末的一塊木料』裏敘述：『女孩子的嬌氣畢竟沒有脫掉，我向着窗子，心很酸，腳也凍的很痛，打算哭了。但過了好久，眼淚也沒有流出，因為已經不是嬌子，哭什麼！』她每天操勞着炊事，每天等候着在外面奔走的蕭軍。他們一定要在那個掙扎困守的堡壘之外，打開一條生路。那個倔強而剛毅的青年詩人，這時候，整天在外面奔走着。雄厚的封建力量到處堵塞着，侵蝕着、親戚、郎舅、世交、奴

才成羣結夥的盤踞着各種職業部門；品格、能力、才幹、學識、是這一時代所蔑視的，你若站在正義那方面，那麼就更給你打擊。所以說社會被它侵蝕，那就是「因循」「保守」「敷衍」「鬼混」。蕭軍當時的處境，正如今天上海的一些優秀青年們，在四週堵塞當中，他要尋獲食糧，打開生路。

蕭紅爲了贊助水災助賑的畫展，在窮困的生活中畫了兩幅小的粉筆畫。一幅是兩條蘿蔔；一幅畫的是蕭軍的一隻破襪鞋和一個「槓子頭」。那時候，自然界的幽美景緻距離她遙遠了，很遙遠了。



## 八、兩種生活世界

這次賑災畫展的主要發起者之一，除了金劍嘯（？）還有王粟穎女士，就是蕭紅那個舊日的好友，野外寫生畫會的同伴。他們是在中國三道街碰見的。

那時候，蕭紅穿着一件陳舊的咖啡色旗袍，男人褲，髮後還是垂着兩條短辮子，憔悴而蒼白。然而她却是笑着，等到一感覺到她的舊日同學的眼光在審辨她，蕭紅立刻感到一種觸犯，尤其那眼光所顯示的憐惜性，她本來笑着的神色，立刻冷肅下來。

「到哪去呢？」

「隨便走走。」蕭紅淡淡的說。

「我們一年多不見了，你爲什麼不去看我呢？」她的那個善良而誠懇的女友

說：『你生活的好麼？』

『不好，窮的很，沒飯吃。』蕭紅立刻率直的笑了，並且把她的丈夫介紹給她的女友。

『你爲什麼老是躲避着往日的朋友們呢？』她的女友說：『你住在什麼地方呢？』

『商市街。』她說：『有空來玩吧！你還常常寫畫嗎？』

『我們想開畫展，可是找不到地方。』

『那我給你們找去！』她說，并注意了一下蕭軍：『來找我吧！』

『好吧！』

她和她的女友躲過街上的車輛就匆匆告別了。而且她還答應了爲這畫展寫畫，那就是『兩隻蘿蔔』和破鞋。

畫展終於成功了，蕭紅神色煥發的爲這一畫展的成功而歡喜，而這歡喜爲社

會盡了工作的責任成份少，主要的是因爲家庭生活之外的社會接觸的擴大。在這接觸上，她感到在這世界上，他們并不孤獨，而且顯示了自己力量的存在。雖然這是深秋，雖然她還是穿着春季的咖啡色旗袍和一條色彩不調和的男人褲。以她爲中心，他們，這些在蒙羞了的土地上的智識份子，要組織一個畫會。

正因爲家庭的寒冷，她要在社會生活上取得光亮和熱力。這時候，她的那個夜來時也不知道，天明時也不知道的幽室似的家，木料子燒完了，米吃完了，窗玻璃上的霜，密結着，用她自己的話來說：「人住在裏面，正像菌類生活在不見天日的大樹下，快要朽了。」這時候，蕭軍時常半夜起來喝冷水。這時候，他們的日子，是靠蕭軍借錢維持的，而借到數目總是三角，五角，借到一元都是很少有的事。他們吃的是黑麵包和白鹽。只要有黑麵包和白鹽，她就感覺到幸福。蕭軍會學着電影上度蜜月那樣，把沾鹽的列巴先送上她的嘴唇，讓她吃一口，自己再吃。他們生活的像兩個孩子一樣。有時候，火爐裏有火了，蕭紅調弄晚餐，不

待蕭軍回來，就忍不住像偷着嚐一點似的，吃兩口，向小窗外望望，再吃兩口，一聽見蕭軍的聲音，就躲在門後……可是往往不等他尋獲，就作着怪叫先跳出來。然而不管怎樣，爐子一沒有火，這家庭就像夜的廣場一樣荒涼了。

當這個畫會在民衆教育館開第一次籌備會的時候，蕭紅回答她的女友王粟穎說：「沒有錢，生活怎麼調整呢？」

她的女友充滿了熱情真摯的向她說：她自己家裏雖然不方便，可是有一個姑母，她可以到那裏去作個寄食者。

「那不大好。」蕭紅沉思着。

「有什麼不好呢？」

「那總似乎不大好的。」她說：「那像什麼呢？」

「那又有什麼關係。我的姑母是很善良的，也不是很小氣的人。」她到底沉默的跟隨着她的女友去嚐試了。路上她還是說過：「總覺不大好似的。」

那是一個中等的家庭，宅主在法律界作事，白天不當在家而太太們可不少。有年老的祖母，中年的主婦，有年輕的家庭少女，有孩子，蕭紅一走進這佈置整潔的餐室，就更加沉默了，她已經被介紹而且被歡迎了。但她坐在那光滑的餐桌傍邊是如此的拘謹。主婦給她夾一塊肉，說是：『不要客氣。』她低聲說着連自己也聽不清楚的話，她臉上現着笑，然而那是偽的，就是她自己也感覺到的。她是從未有的困惑，她是屈辱的笑呀！這是很明顯的，雖有雞湯，和茄子抹醬，然而她的食慾不旺，而且一離開這溫飽的家宅，她從此再不降臨了。她寧願在自己的荒涼家宅裏吃着花生米和冷麵包。寧願饑餓着在街上奔走，爲了和蕭軍找一頓黑麵包和白鹽的錢。

不用說，她再也沒有去找她那善良而懇摯的女友。他們是生活在兩個世界呀！而晝會終於也流產。

直到第二年夏天，她的女友又一次在中國三道街碰見她。她還是穿着那件過

短的咖啡色旗袍和那條不調和的男人褲。臉色很蒼白。

## 九、思想與行動

有一天，蕭紅獨自走過中央大街。一輛汽車從她身傍開過去，那裏面坐着一個熟習的人物，那所熟習的形影，使她回顧了一下。正巧，碰見了那汽車窗裏向外迴顧的面影。那瞬間，那紳士的兩隻眼睛像遇見仇敵一樣的冷峻。而她同樣也感到一陣痛恨。這就是他的固執父親，她的所有的不幸，都從和他的敵對有關呀！這是一個封建力的化身，而她的自由思想是抵觸着他的，並且她更以行動來擁抱了思想。不管這自由思想在當時一個十九歲的少女身上，是怎樣淺浮，就是說沒有融合了當時的整個社會封建敵對的全部。然而她在一開始的行動上，同樣受了打擊，和傷害。因之，她的自由思想，得到了鍛鍊和擴大。這就是說容合了民族的求解放。

然而在這一思想上，蕭紅當時是沒有用直接的行動來實踐的。像她的反抗家庭封建那樣昂然地姿態。這裏有着主要的原因：蕭紅的生活在反抗家庭封建上，已經是破碎了，這破碎的不是她那堅強的意志，而是生活的陣地，在這破碎的陣地沒有重新建立起來之前，她是沒有力量再加入新的戰鬥的，就是說，傷還沒有合口，還在滴着血。這是從蕭軍的那沉痛的：『我顧不了那整日盤旋在空中，呼哨着的蒼鷹；也顧不了那專以射擊燕雀而取樂的射手們。』的呼聲裏，就可以理解到的。其次，這日本帝國的迫害，究竟是面對着中國民族的全體，在蕭紅的感覺上，是不及封建家庭那種逼迫的間不容髮。這是逐漸的侵蝕，和奴役，尙容個人暫時的喘吁。這壓力沉重但却緩和，只要你不在行動上觸犯它。

一九三二年，就是這樣過去的。

然而顧不了那專以射殺而取樂的射手是暫時的，等到他們婚後第二年，他們的陣地穩固了，他們就又合力在這一反抗日本帝國的思想，試探着行動了。自



然殖民地的奴隸的感應，在男人身上是更較銳敏的，正如封建之於婦女。

一九三三年的八月間，他們排印了合著的『跋涉』。而大部份的稿子，都是蕭紅所抄寫的。永遠不安定的洋燭光使她的眼睛痛了，然而還是抄寫；抄寫……這是兩個人拚起來力量，在社會上這力量會連結戰友，也會擊散敵力，同時他們還在組織一個劇團，還在排戲。他們分演着兩個不同的劇本。蕭軍演『小偷』裏之傑姆，而蕭紅演的是一個生病的老婦。

這一種并不直接的思想反抗行動，立即使敵探的蛛網感覺到這顫動是那一個角落裏傳來的了。而且這蛛網似的顫動立刻也感染到她和蕭軍的敏覺。不用說，送到書店的集子是沒收了。

這時候，他們走在路上的形態是鬼祟的，假如有人走在蕭紅的後面，還不等那人注意她，她就先注意到那個人，覺得街燈也變了顏色，其實他們倒沒有注意街燈，只是緊張的走着。而且一知道劇團裏有人被捕了，就連忙回來，整理箱

子。高爾基的照片不用說燒掉了，就是連有印着『他媽的滿洲國』的吸墨紙也燒掉了。桌子上擺起：雞騷，李後主詞話，石達開日記，算術課本。門口外也發見穿着高筒皮靴的日本人在盤旋的影子了，這時候，壁上木格，擺著裝滿了鹽的鹽罐，醬油瓶，醋瓶，香油瓶，還有一罐肉炸醬，一包大海米，牆角有米袋，麵袋，外間還有一大堆半頭拌子，這是和去年不同了，他和蕭軍都有着每月固定的稿費收入，然而蕭紅在門前的黑影裏面說道：『這一些并不感覺到滿足，用肉醬拌麵吃倒不如去年用鹽拌着米飯吃舒服。』

這不自由的奴隸黑影就這樣壓在家庭的門口，是的，非走不可，非走不可。而這時候，蕭軍的友人已經在作加入盤石義勇軍的打算了。『思想離開行動是等於墮胎的，』思想必需要行動來擁抱，才有社會的生命，才能誕生。然而蕭紅將要臨產，這是一個自然兒。是的，他們要有一個孩子了。

蕭紅在她的旅途上，遭遇了一個有力的阻礙，她必須要停下來，而且必須要

通過，他們並沒有積蓄，就這樣，蕭紅被送進哈爾濱市立第一醫院。

## 十、「她若是從此死去，我會殺了你」

蕭紅彌留期間曾經對守護她的友人C君說，她在哈爾濱生過一個女孩子，這孩子送給了人。她懷念的沉思着：「但願她在世界上很健康的活着，大約這時候她有七八歲了，長的很高了。」

蕭紅的女友W女士說：「民國廿二年冬天聽說她在哈爾濱市立第一院生孩子，沒有錢出院，就在醫院里冷冷清清的過了年，後來，孩子就送給醫院養活了。」W女士的親友就是當時那醫院的院長，這事情是從那院長家里聽到的。究竟這個孩子是不是就是蕭紅死前所懷念的那個女孩子，現在還沒有方法來肯定。然而這年冬天因為沒有錢，出不了院，從蕭軍一九三六年寫的『爲了愛的緣故』這篇生活紀實性的小說上，可以得到部份的實證。

蕭紅產後身體就衰弱下來了。頭痛，脫髮，這不能不說是一九三一——一九三二那兩年的流浪而饑餓的生活所種下來的病根。一切衰弱和疾病，都在這時候，顯現出來了。

當蕭軍去看她的時候，她就感覺到『好像父親來了似的，好像母親來了似的，我發羞一般沒有和他打招呼。』只是讓他坐在我身邊。

她明明知道生病是平常的事，可是總要心酸，好像誰虐待了她似的，那樣風雨的夜，那樣忽寒忽熱獨自幻想着的夜。實際上，她也確實被虐待着，因為她交不出住院費，被醫生冷漠，一個病人，被醫生所冷漠，這不是一種難忍的虐待麼？

她向蕭軍訴苦：『親愛的，我不能再在這裡忍受下去了！不獨這枕頭和床……就是連一頭蒼蠅也在虐待我……』

每當她這樣訴說的時候，那個倔強而剛毅的人，就感覺到那兩隻大眼睛就相同兩顆過度成熟的葡萄似的，只要有陣風，那淚水就會流淌下來。

他向她勸慰：『再忍耐幾天吧！這里總比監牢好，比監牢強的多，也比出去好，這里又供給麵包和牛奶，你若一個人吃不了，還可以藏起來留給我……：：：你不能回家，回家就操勞，你非休息不可。』

他扶着她坐在臨窗的椅子上，在日光下，他望着她那蒼白的臉色，他感覺到像用骨質雕成的模型，既看不見血肉，也感不到她是在呼吸。

『我會死了吧！』她說：『我死了你就可以同他們走了。』這是指着蕭軍可能到盤石的人民革命軍里去的意向說的，蕭軍的沉默給她帶來了不安，『爲什麼我不想死，爲什麼連死的夢也不作一個……：：：爲什麼你儘是笑？』她用手遮蔽起他的望向窗外的眼睛。他就把她手握住了，說：『我總在想，應該怎樣活，并且活得要美！』

他說：『你的頭髮，又脫落了，白的可少了！』

『我不相信你——白的怎麼能減少，不要給我寬心……：：：我也不會悲悼過去了的青春。』

「偶爾白了幾根頭髮算得什麼？你的青春也並沒有過去呀！」

等到他要她到床上去躺一躺的時候，她就感覺到他要走，他又要離開她。

她說：「就放在我椅子上吧！你可以走……我要看看天空。」

「還是……」

「不要管我……親愛的，我累贅了你。」

「爲什麼要這樣說……」預備坐下來了。

「走吧！」最後蕭紅這樣說了：「醫院的庶務也許又要來向你要錢。」

「在我進門的時候，他們已經向他要過了。」

「你怎樣說？」

「我說只要你好，總給他們錢。」

「那里來錢？」

「總會有辦法……」最後他說：「最大，我請他們把我送進牢里去，坐兩月

的監獄，總可以抵補了。」

這裡有着愛的深沉，有着病的痛苦，這痛苦就是自然所給予的衰弱。再沒有比在這裡所顯示的蕭軍的那種豪邁的氣質了，再沒有比在這裡所顯示出來的蕭紅的軟弱了，然而這軟弱就是身體的衰弱了不可抗的一種自然的傷害。社會是藉着這一自然的力量來擊敗她。這社會的病態，這資本主義獨霸下殖民地性的社會，再沒有比這裡的兇惡面目更顯著的了，而且也是最平常的了，那就是即使官立醫院，病人不管怎樣重，沒有錢是不給醫治的。這是平常得幾乎使人們都認為是毫不足異的社會法則。這比私人醫院還可怕的這種官立醫院，緩和了本來矛盾着的資本主義社會與人民的衝突，沖淡了人民的憎恨，塗塞了這種資本主義社會的空隙，在半殖民地國家，它是資本主義社會的護牌，因為這些掛着『市立』或『公立』，『市民』招牌的醫院，到底是有些『慈善』性的，到底還比私人醫院便宜，若是沒有它的存在，那麼又貧又病的人民被關在私人醫院的大門外，這



社會的面目不是太明顯了麼？不是衝突了麼？然而收容之後，這仁慈還是不會澈底的，它已經起了緩和作用，而且到底它還是屬於這一社會的產物呀！

當蕭軍聽見看護告訴他，從昨天他走了以後，她就一直臨窗坐着，不知道坐了有多久，今早病就突然重了。當蕭軍匆忙的走進產婦室，聽見她的呼叫，就說：『吟，我來了……』

『親愛的，這回我……也許會死了……』

『不會死……我去找大夫。』

『不要離開我……不要離開我呀！』

『我去尋大夫，……安心些……！』

大夫尋到了，然而在悠悠然的下圍棋。像正在艱難沉思佈置略陣地的將軍一樣，摸弄着他鼻下一叢濃黑的威廉式鬚鬚。完全不理會蕭軍的懇求。他終於憤怒的推開了他的棋盤。當大夫說他沒有禮貌；說，他一進門就該敲敲門；說，不

給病人看病是庶務的意思；庶務就說，現在醫院里沒有這樣材料；說，你們換個醫院吧！說，這是大夫的意思。

蕭軍暴怒的向醫生宣佈：『原先我要出院的時候，你們不准走，現在我的病人到這種地步，你們又要她換個醫院！我向你說，如果今天你醫不好我的人，她若是從此死去……我會殺了你，殺了你的全家，殺了你們的院長，你們院長的全家，殺了你們的這醫院所有的人……我現在等着你給我醫——』

他發暈似的倒在她的鄰床上了，那個發慌的卑怯的醫生，給病人打過針，吃過藥，等到他從過度疲倦的昏沉中醒來，蕭紅是恬靜的，他蹲在她的床邊慰問，她用手撫摸着他的前額和頭髮，說：『親愛的，……這是你鬥爭的勝利……』

那時，剛毅的青年哭泣了。

## 十一、逃七

當蕭軍尋找不到出院的費用，抱着雙臂，坐在她床頭上沉思的時候，她是那麼愛護他，怕他過度的憂慮：『你去好了。』她說：『就住在這裡過年好了。反正這裡每天都有吃的，若是小孩子沒有朋友收留，就寄放在這裡好了。』

院方是很吃驚蕭紅這一措置的。產婦室里經常的有些床位空下來，又有一些填補上，而蕭紅却一直坦然的睡在床上，怎麼？真是不想出院了麼？於是催問：『你丈夫怎麼還不接你出院呀，快過年了呀！我們過年都回家去了，院里可沒有人招呼你了。』

蕭紅沉默着。

『問你呢？』

「問什麼？」

「咳！問什麼？」院方的事務人員說：「你不打算出院了呀？」

「我怎麼不打算出院呢？你們說住院費不能緩幾天付麼？」

「要過了年呀！」

蕭紅又沉默了。是的，要過年了，普通產婦室內，已經冷落了。空虛的房間，空虛的床位，外邊風聲呼嘯着，玻璃窗上有層薄膜一樣，若是暖室，早就該給層霜了。但這裡總還比商市街的荒涼家庭，溫和一些。只是氣息日常是不潔的，有酒精味，有腥氣。蕭紅這時候，想到她在祖父懷抱里的幼年，想到她的草園的夏日，那充滿了各式甲蟲，野花和蝴蝶的樂園呀！然而同時又想到在中央大街上和父親遭遇時的那種冷峻而蔑視的眼光，她這些所有的溫暖幻想，都冰冷了。她要哭，她轉過頭去，爲了流出的眼淚，爲了排出這種悲哀的情緒。

這年冬天就是這樣過去的。正月里大風狂雪已經逐漸緩和的時候，她又充滿

生氣的走出了醫院。又據說孩子就作爲抵押品似的留在醫院里了。

當時不屈於敵勢的中國智識份子，都在生活動蕩，飄散；固有的生活基礎，小木舟一樣被這時代逆流擊碎了。兩蕭所依附的朋友，都各自在徬徨了。都各自在尋找依附的力量了。他們必定走，那里去呢？這時候，有一個離開哈爾濱的朋友，從青島遙遠的發出了招喚。他們湊集了所能湊集的款子，賣掉所能賣掉的破舊而又可憐的一點傢具，他們作爲一支孤軍，光榮的退却了。不屈的逃亡了。

一九三三年的春天，他們到了青島。蕭紅棄了她的孩子。

## 十二、愉快的踏上祖國的土地

別了，被羞辱蒙蔽着的土地，別了，貧窮和痛苦的哈爾濱，別了，那些曾經蔑視的眼光，和捨棄了的孩子。

蕭紅反而感到悵惘；母性的空虛。

大連丸郵船四等艙的鋪位上，蕭紅裹着一條毛毯躺着，身體衰弱，而且常咳嗽。她的體質，在產期中受了嚴重的傷。

假若是在溫暖的家庭里，她也許是已經纏綿在炕上了。然而現在她是倒不下來的，未來的理想支持着她，她要看一看是不是快到長山島了。

那浩闊的大海，那大塊的萬里青空，那春天的柔和的一輪陽光，以及那飄散在汹涌的潮浪里的金波，都是這樣的聖潔、豪邁、莊嚴。然而不能充實她心魂上

的空虛。在她，這巨大空間，只是從哈爾濱到青島一條不寬暢的路。在工作和工作之間，她是落空了，旅途是這樣空虛。

『快到長山島了麼？』

『誰知道！』蕭軍伏在甲板上默想什麼。

於是蕭紅冷峻的向他注視了一下，迴身匆匆走進統艙，等到蕭軍向她尋找什麼，她同樣回以「誰知道」。這是在南市街已經常有的口角，然而不久，兩個人不經過什麼寬恕，就熱烈的又談起話來，因為那只是暫時的情緒的距離。而永恆的和諧是那意志的連結，是那已經受過考驗的愛。兩顆靈魂同樣倔強，一個倔強中間有高傲，一個是倔強中夾着矜持。而在這裡矜持只是防衛，高傲有時就是侵犯。

一望見青島的影子，兩個人就用歡呼的臉色，愉快的談話了。首先，他們瞭望中所注目的是那久違的祖國的旗幟。那旗幟熱烈的在遙遠的山頂的紅瓦建築

上，向他們搖擺着。歡迎式的搖擺着，吶喊式的搖擺着。

他們同樣懷着無限幸福，無限慰藉的，從擁擠的船板梯道，踏上了祖國的挺立着這半塊海港的土地。



## 十二、這是豪邁的秋天所揭示的

兩蕭沒有在青島晨報報館里，他們在那瑰麗的市郊近乎一個山脊上租到了房子。

從那房子的窗子上，或是倚在院子外的石欄杆上，就可以看到海，兩面都可以看到海。這房子的對面，就是一列翠蒼蒼的山，有着茂密的松樹林，在那山峯之一的頂上建築有一所石頭房子，有一隻旗杆，常常變換着不同的色彩和圖案旗幟，那是報告天氣限制船舶進出口的信號。然而這裡却不是幽靜的，從早晨到黃昏，在附近幾乎整天不斷的響着一些石匠們打石頭，鑿石頭的叮叮達達的響聲。他們的樓上，住着一個二十六七歲的信奉上帝的婦人，和一個粗莽的姑娘，左手的鄰居是另一個小房子的老太婆，背後是賣肉包子的小販。週圍來往的人，

常常是些泥塑像似的面型，黑衣黑裙的『貞女』或者說女修道士們。

『這真是罪惡。』蕭紅嘆息着：『爲什麼一個人，會給他們弄的這樣愚蠢呵！那還有人的靈魂麼？那還有人的生命麼？只是一塊肉了，一塊能行動的，已經不是新鮮的肉了。』

然而當蕭軍早晚聽見週圍傳來的禱告聲主張搬家的時候，蕭紅就又說：『搬家是麻煩的，我很愛這個地方……可以兩面看海，而且她們又全是善良的人，樓上那個女人很可憐！』

『她穿得很漂亮，每天吃飽了就唱戲，又有丫環使着，有什麼可憐呢？缺少一個男人，就隨便找一個好了，那也值不得每夜哭着禱告上帝……』

『人不是像你說的這樣簡單……無論什麼樣的人……她總有苦痛的，只要有靈魂。』

『我可不了解這樣人的靈魂。』

『你這人……』她有點激奮，却又笑着說，她樓上有一間房子要空出來了，那麼他們可以搬上去。

『我不同意，我要搬出這個院子。』

『爲什麼？』

『我憎惡她……』

『她是可憐的』。蕭紅又補一句：『我很同情她。』

蕭紅就是這樣的善良而又單純的在人生的路上走着，當他們背後的窮鄰居被房東所驅逐，把那個賣肉包子所住的涼亭拆毀而要建造房子的時候，蕭紅又懇求蕭軍，試探蕭軍，向蕭軍討口風，是不是可以讓他們搬到自己的廚房里去的時候，蕭軍就笑着搪塞，說樓上不是有空房子麼？她們信『主』，該博愛呀！說，她這樣作，靈魂就得救了。

『我等你回來，以爲你可以想個辦法，他們用破蓆袋破板在那邊搭了個棚

子，天又不晴，落幾天雨，他們不生病麼？你老是和我扯閒話。」她沉默着，又說：「人真是沒有憐憫和慈悲的動物……誰都是一樣。」她的嘴唇開始抖動，眼睛也開始溼潤。然而蕭軍還說：「我不是「耶穌」，也不是「佛」，那些聖徒，該履行「主底教訓」呀！」

到底蕭軍還是依從了她。不過他常常喜歡在沒有依從之先，向她開一開折磨的玩笑，然而他並沒有感覺到這種折磨性的玩笑，是含着「一種主權者的趣味，在夫妻之間，在愛的連結上，這是所常有的現象，這里該是純然的愛的表現，可是反應在蕭紅意識上的，却含有主權者的社會特質在里面，自然在她這只是一個朦朧的感覺，還沒有成爲以後的蕭紅的思想，然而這里潛伏着啓機。不只是沒有思想到，而實際上，她是很自然依屬在蕭軍的臂膀下，滿足而幸福。有時候，蕭軍從報館回來，而蕭紅正在那個信奉上帝的女人房間里談天，那個粗莽的丫頭就高聲提示：「快回去吧！你先生回來了。」蕭紅爲了表示一點矜持，就會同意逗留

一個時間，可是當她看見蕭軍一個人在地上轉着走動，或是打開窗戶獨自向夜空瞭望，她就又要帶點不安的說：『怎麼？等得悶了麼？』這又是一種怎樣柔順的口吻，含着一種怎樣深沉的愛情。

那確也是幸福的，時常她用平底鍋烙油餅，燒俄國式的蘇布湯寬待他們的朋友，舒羣和M。M也是青島晨報的編輯，一個心底純厚而固執的廣東青年。有時他們就在葱鬱的大學山上散步，在海濱公園唱着囚徒歌，有時候還到匯泉海小浴場去游泳。蕭軍戴着一頂氈帽，短褲，草鞋，哥薩克繡邊襯衫，束着一根腰帶。蕭紅還是旗袍，男人褲，頭上束着髮帶，然而這是一九三四年的夏日。秋天了，她的那條男人褲換給蕭軍，她自己穿上了黑的裙子。這是十月的秋天，這是海港的樹木落葉紛紛的秋天。夏日，掩蔽了人類社會的真實。可是秋天這豪邁的季節，揭示了它。它讓成熟的結實，枯萎者失掉生命。

然而它還是沒有冬天的莊嚴，冬天是毫不容忍，它是赤裸裸使社會一絲不能

掩蔽的呈現出它的真實。它讓富有的生活，更顯出他們富有，讓貧苦的勞力者，更顯出他們的貧苦和襤褸，堅持力強的活下去，怯弱的死亡。因之，竊盜在冬天也就特別的多，這是自然所給予社會的抨擊，因之匪徒在冬天也就特別多，因為它要使人類自己證實這社會的矛盾。

但現在還是秋天，可是這個豪邁的日子，已經在蕭紅身上展開了這社會的真實。社會的腫脹的潰爛處……。

同時它也揭示了潛伏在蕭紅身上的病源，它讓衰弱的在它面前倒下來，而蕭紅咳嗽起來了，每天的不斷的咳嗽着，然而她并不倒下，戰鬥的意志，支持着她，這也是秋天所揭示的。她在繼續寫着從夏夜就開始了的一部小說，那就是有名的『生死場』。

## 十四、相愛之間的空隙

當青島山東大學的女生蘇菲小姐去探訪蕭紅的時候，她正在台階前咳嗽着操作炊事。她向蕭紅薦意，應該買一點杏仁露來吃吃。

『是的』。她說。等到蘇菲小姐再一次向她提議的時候，她已經裹着羊毛毯倒在床上了，因為蕭軍穿去她的絨線衫。她說：『等幾天報館發下錢來就去買點。』當蘇菲小姐回憶到這次談話的時候，她敘述到當時的感覺：她這樣咳嗽下去，是要生肺癆的，然而她不敢說，因為她還是一個學生，她沒有力量能幫助她。她想：她應該住到劉吉贊醫生的療養院里去，不該再日以繼夜的寫作了，然而她沒有說。而且蕭紅的注意却在另一面，她翻着：國際譯報，一邊對她的客人說，她希望蘇菲小姐介紹她們『明天社』里的女同學爲她編的『新女性週刊』寫稿

子。而且蕭軍提着籃子買回來招待客人的小菜，蕭紅就又披着絨線衫操勞了。而且蕭軍向客人說：『悄悄一天到晚老生病，我可是不同，我差一天就在炮兵學堂畢業了。』在這里顯示着蕭軍的強健的自負，同時也顯示着對於蕭紅的病弱的一種生活上缺憾感覺的閃露。

這缺憾偶兒的被感覺到，但它却將要永恆的存在這兩種體質之間，一個健壯的體質，和一個病弱的體質之間的距離，就是兩蕭相愛之間的空隙。這空隙是被思想的諧和所彌補了，被希望的一致所填平了，他們的心靈和精神的擁抱是連結着爲人生一體的，而且是得到昇華和最高的提煉了，這空隙完全被填塞了。

而況蕭紅是英勇而挺直的向前走着；而況她被她的工程，蒸發着她的膨脹的生命，在她的工程前面，並沒有由於體質而自餒。

十月，她的『生死場』完成了。

這并不能說是一座壯偉的結構，可是有着一些青年踏着這精神的橋樑，走過



來，從這橋樑上望見了遙遠的彼岸，望見了不屈的中國土地一角的奴隸們，不屈的樸實的靈魂，並且聽到他們充滿血絲的呼聲，並且投身到他們的懷抱里去。

## 十五、初到上海

一九三四年十月底，蕭紅和蕭軍各人帶着他們的長篇到了上海。

離開青島的原因，是報館本身發生了問題。那時候，她的友人M在「憶蕭紅」里就有這樣一段記載：

「將離開青島的那一天，悄吟同我將報館里的兩三付木床帶木櫈，載在一架獨輪小車上去拍賣，我覺得有點難爲情，說：「木床之類，我們還是不要吧！」

「怎麼不要？這至少可以賣它十塊八塊的。」悄吟睜着大眼睛說：「就是門窗能拆下，也好賣的，管它呢？」」

這語氣是充份說明了她的直率的性格，和臨走時的拮据。而且也可以看出這個家庭主婦的果決的操勞的姿態，在這種場合是用不到蕭軍出面的。自然在她疲

倦而咳嗽着躺在床上的時候，若是台階的水桶里沒有水了，蕭軍就提着木桶到門外去了，可是她也就同時掙扎着起來忙炊事。

在這裡顯示着關外的婦女那種常見的雄邁氣質。她是閒不慣的。若是一個女地主，那麼她就屬於含着長煙袋，繫着圍裙，在打麥場上，指揮着把馬套上，指揮着車軸上「上油」，而同時自己拿着兩股草叉在草柴上忙碌着的那一種人。若是生長在十九世紀中葉的世家，那麼，她一定是鳳姐型的，笑聲爽亮，而實際上確是慧黠的家政主持者。

在上海一開始，她和蕭軍就在法租界拉都路底找到了房子，那是一排磚房的樓上。那里臨近郊外的貧民區。樓梯黑暗，住室有口小窗，窗外就是一片碧綠的菜園。

當他們的同伴M君去探訪他們的時候，蕭紅正在揩桌子，手里拿着一塊抹布。她一見，這位同途旅伴，就莊嚴而高傲的問：『是不是還有點詩意。』蕭軍

則閉着嘴唇……終於三個爆發的大笑了。蕭紅在戲謔。

「那麼你就對窗外的菜園作詩好了。」笑完了之後，蕭軍說。

「那應該由先發現它的詩意的人去寫。」他們的友人說。

「你別以爲我不會寫詩」。悄吟在三郎面前作色說：「過幾天，我就寫兩首給你看。」

「A，你好兇呀！」蕭軍側着頭說：「早晨吃過幾塊油條大餅的關係嗎！」蕭紅是愉快的，蕭軍是愉快的。他們又安置了家。這是一個新鮮的生活的開始。他們從房東那里借了木床，一桌一椅。

他們買了木柴煤炭，泥爐和麵粉。而且在牆壁上懸掛起「三郎寫作背影」的畫像來，那就是出於蕭紅手筆的一張畫像，在這張畫像上顯出了蕭紅對於素描的優越基礎。直到兩蕭的在人生進途上分開手，他還是珍重的掛在書案前的壁上，從這里也顯示出他是怎樣關懷着曾經在痛苦的屈辱生活里併肩掙扎來的他的好戰

友。

當蕭軍邀他的友人來住的時候說：『我們可以定下規則，軍隊一樣的工作起來。』

『不妙，三個人會整天開座談會的。』M說。

『你有布爾喬亞的臭習氣。』蕭紅這樣說了。

她的友人受傷地沉默着。嘴在微笑。他謝絕了蕭紅的邀請，他說：『我們從青島來到這人間天堂的上海，還沒有喝杯水呢！走，我們到館子里去。』

『你算啦！』蕭紅皺着鼻子揶揄的說。同時調着麵粉。

『那是浪費。』蕭軍鄭重的說：『首先把自己戰地紮穩，這是上海。』

在那憶記里，作者并說着：『這是對的，結果買一斤牛肉熬青菜湯送烙餅。

而烙餅完全是無懈可擊的，天知道，有多麼香。』

## 十六、被尊敬與被愛護之間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由於兩蕭的邀請，他們夫婦和魯迅先生在北四川路底一間咖啡館作第一次的見面了。在『回憶魯迅先生』里蕭紅提到：「老靶子路有一家小吃茶店，只有門面一間，在門里邊設座，座少安靜，光線不充足，有些冷落，……老板是猶太人也許是白俄吧！中國話大概聽不懂。」以後和魯迅先生的會面大部份在這裡。在這裡泡一壺紅茶，有時可以坐在一道談一兩個鐘頭。

魯迅先生穿着長袍子，膠底帆布鞋，那樸實的肅然的姿態，在最初的這一接觸上，奠定了蕭紅永恆的尊敬。這一接觸，實際上就是一個散兵和戰鬥的主力旗幟的接觸，一個失却陣地的游勇站在了大義之旗的衛護下，不用說，這在當時的蕭紅身上是引起一種怎樣的欣慰的了。而在許廣平先生的『追憶蕭紅』的記述所

說的『人每當患難的時候遇到具有正義感的人是很容易一見如故的』，這裡就有着戰鬥者本質接觸的內容，因之魯迅先生對於這初次見面的兩個青年作家的關護，也就正是魯迅先生的那種對於個別的作戰力的關護。因之一種被愛護與被尊敬之間的融洽精神，是自然的形成了，接着，兩蕭作為新的生力軍在與主力旗幟有關係的各個陣地上出現了，並且魯迅給他們介紹了日本左翼文學青年鹿地互和美國女作家史沫特萊。這一時期，蕭紅寫出了優越的作品，有『手』『牛車上』諸篇，同時整理了『南市街』，到一九三五年五月方完稿。

一九三五年十月一日，蕭紅和蕭軍兩個人初次到大陸新邨魯迅的住宅去拜訪。

在魯迅住宅樓下的客廳里，當中擺着插有幾株大葉子萬年青的長桌旁邊的木椅上，他們坐下來了。餐後喝着茶，他們開始關於淪陷之後的東三省的生活的敘述，直到十一點鐘，魯迅先生並沒有疲倦。

『周先生還是躺在籐靠椅上吧！』

『可以！可以！』他還是坐在椅子上。當雨點瀝瀝的打在玻璃上，兩蕭幾次想告辭的時候，魯迅先生說：『十二點鐘總歸有車子可搭的。』

在這裡顯示着的是魯迅先生眼神奕奕的對於兩蕭談話中的精神領域的尋索，心魂的理解，而兩蕭是爲這愛護的光輝而呈現着純誠的心靈的提煉。就是說，呈現着可能呈現的尊敬和坦白。這接觸雖是揚溢着友愛，而是只限於戰鬥力的接觸。因爲在魯迅先生的真摯的全部，就是戰鬥。而蕭紅却是有着她的年輕的人生的單純。正如剛開始負上犁輓的耕牛。

這在蕭紅另外一段記錄里，是很顯明的。

有一天，魯迅生病，剛好了一點，坐在躺椅上，開着窗子，抽着煙，蕭紅穿着新式的寬袖紅上衣走進去。

魯迅說：『這天氣悶熱起來，這就是梅雨天。』他把裝在象牙嘴上的紙煙又



用手裝得緊一點，又說別的了，對於她穿的衣裳，並沒有注意。

於是她說：『周先生，我的衣裳漂亮不漂亮？』

魯迅從上往下看了一眼，就說：『不大漂亮』。看來，也許這是極使蕭紅掃興吧！又說：『你的裙子配的顏色不對，並不是紅上衣不好看，各種顏色都是好看的，紅上衣配紅裙子，不然就是黑裙子，咖啡色的就不行了。』又在躺椅上看着蕭紅說：『你這裙子，還帶格子，顏色濁的很，所以把紅上衣也顯得不漂亮了』。但等到爲了取笑，許廣平先生把桃紅色的束髮帶放在蕭紅頭髮上比擬着說：『好看吧！多漂亮。』而蕭紅也非常得意，很規矩又頑皮的在等魯迅先生的誇贊時，魯迅臉色却立即嚴肅了：『不要那樣裝她……』蕭紅感覺到一種曠代的全智者的眼光，一種嚴然的逼迫。

沒有再比這更具體的作爲說明文壇重心魯迅與作家蕭紅關係的可信徵的資料了。更能證實這被尊敬與被愛護兩者之間的精神接觸的狀態了。蕭紅在魯迅先生

面前的姿態，和她在同輩之間的姿態是全然不同的。在同輩之間是她的真摯的全部，心魂的全部，而在這裡是真摯的部份，自律的，提煉的，那原因就是戰士之間的單純的關係。在這裡蕭紅所得到的是戰鬥者的心魂的精華的影響，純然的精神領域的接觸，而在現實的生活上，她和她同輩的朋友們是有着一般的物質上的接觸關係的。就是說，同在一個地方住，或是同在一個地方工作，那社會生活的接觸是廣的，而在那里顯出了氣質的全般。而這全般，同樣是零散的生活印象的拚合。

正因為蕭紅珍貴着那種愛護，那種自律就近於謹慎，這是很明顯的。那麼，不能打開心靈里全部的的窗子，不能坦吐精神領域里的所有的社會生活的感受，這又是很明顯的。而況，魯迅先生注意着整個中國思想領土的戰鬥！而況，魯迅先生的體質同樣一天天在衰弱。這就說明，為什麼蕭紅是那麽日常的，有一個時期幾乎每天都逗留在魯迅的客廳里，走進魯迅的工作室里去。總像心靈上有些

什麼汹涌着……

「好久不見，好久不見。」有一次魯迅先生正校對瞿秋白的『海上述林』，從圓轉椅上轉過來說。蕭紅當時就驚異，怎麼忘記了呢？剛剛不是來過麼？怎麼會好久不見，每天都來呀！怎麼會好久不見。魯迅轉身坐在躺椅上自己笑起來，他是開玩笑的這樣說。自然蕭紅也愉快的笑了。她感到人間的溫暖，她珍貴着因而也謹慎，因之內心也封閉得更嚴密了。那些汹涌着的思想的片斷，撞擊着，然而找不到出口。這就是許廣平先生『追憶』里所說的：有一個時期，煩悶，失望，哀愁，籠罩了她整個的生命力。頭痛，而且還振作着爲蕭軍抄寫文稿。

這內心汹涌着，滾滾而來的是些什麼呢？煩悶，哀愁，失望和感傷，從什麼地方匯聚起來的呢？那就是兩蕭相愛之間的空隙的擴大。

## 十七、愛的缺陷

我們知道，蕭紅的『生死場』是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出版的，一九三六年春末，兩蕭搬到了北四川路去住，同時『作家』也創刊了，這正是蕭紅創作的輝煌時間，也正是蕭軍的撲擊力飛躍的日子。兩蕭的生活頓然的廣闊和開朗，……在許多朋友圍繞之間，那顯現在這上面的友誼，是不同的，蕭紅這方面，總是屬於從屬性的，就是說並不是兩個獨立的個體，而是一個從屬於別一個。實際上這是早已存在着的問題，不過這時候，明顯的被蕭紅感覺到而已。

同時，兩蕭之間體質上的不諧和，不諧和間的距離，也在一個少女身上明顯的透露了。蕭紅感覺到自己是被冷落了。而一個擁抱着的心靈的遠去，這閃出來的心魂的單獨，是一種空虛與寂寞，這空虛與寂寞又掩蔽了前一種社會從屬性的

感覺。這就是蕭紅煩悶，失望，哀愁的綜合的原因了。

實際上，兩蕭的思想力還是擁結在一起的，蕭紅的心靈不會長久的被疏遠，那又是她所堅信的。這愛已經被考驗了的，因之，這就更加重了蕭紅的徘徊和煩悶。

終於體質逐漸衰弱的蕭紅出走了，實際上，她已經受不起這一缺憾引起來的折磨了。一九三六年秋天，她到了日本，同時蕭軍也擺脫了連他自己也未嘗不覺得無味的苦惱，離開了上海。在青島，他寫下了充滿了愛的回憶的『爲了愛的緣故』，這裡不能不說有着靈魂的懺悔，這不能不說是一個純白的心靈的對於以往的愛的呼喚。

同時，蕭紅在東京，發出了『孤獨』的呼聲。隔着遼闊的海，兩顆純潔的心靈又擁結在一起了。

七月十二日，蕭軍攜帶着他的『第三代』一部份原稿，回到了上海，不久，蕭紅也從療養的日本回國。回國的那天晚上，兩蕭的老友黃君，爲她洗塵，在宴

席上，蕭軍所表現的是親切而欣慰，勸她少吃兩杯花彫酒，而她却仍是豪爽的吃了幾大杯。

她向參與這宴席的L君問：「你記得這次見面以前，我們是在那兒見面的麼？」

L剛從哈爾濱逃亡到上海，他說：「那次是在哈爾濱十三道街口，你和三郎在一道。你呢！記得我們最後在什麼地方吃過飯？」

蕭紅說：「在你親戚家里，那天晚上三郎還彈了一段月琴，在碟子里喝了一點醋。」接着欣慰的贊嘆着：

「我們的記憶力不壞呀！你想想，已經有三年了，我們還記得這麼清楚，這三年經過多少事呀！像這次的綏西戰爭……」

這欣慰是有着它的飽滿的內容的。兩蕭在法租界呂班路重新幸福而心靈飽滿的安定下來了。

## 十八、片斷

蕭紅在臨街的窗子前寫作的時候，往往在夜深。

夜深呂班路是靜的，每將就寢前，遙遠的路上必會傳來一種賣唱盲者胡琴聲，這胡琴聲的悲切、淒楚，使蕭紅對於人間的不幸者感傷，她打開了窗子，向走近樓窗下的盲者觀望，而為盲者領路的襤褸女孩子，發見她了，立刻就在窗下站下來，同時盲者開始拉着淒楚的胡琴唱『道情』了。蕭紅沉默着，俯頭望着，她聽不懂，唱的是什麼，然而她為他們的飄零身世感動了，是祖父和他的孫女，還是兩個同是在人間無所憑藉的流浪者在人生半途的結合？她突然發覺琴聲的停止，儘所有的，從檯子上收集起銅板，她投落到街上了，為了不被拋散，她還用紙緊緊裹着。

此後，那老年的盲者和那襁褓的女孩子，就每夜到她的樓窗上，淒切的唱着，而蕭紅同樣每夜都當作一種新的苦訴來接受，而投下日里就已經準備着的小洋和銅板。

有一天，她回來的晚了，在路口上就望見了另一端的賣唱者們的背影，胡琴聲是寂止了。她回到了住室，她想，他們一定在窗下唱了許久，因為這天晚上臨走，她忘記了閉燈。那聲音寂止的胡琴，是不是表現着他們的空虛和悲哀呢？這悲哀是較之那淒切的聲音更沉重，她打開了窗子，她望着，平靜的如有所失。

這裡所透露的是含有母性的愛，這愛的擴展……同時，自然也含有對於蕭軍的愛的所以淡化的透露，這愛所以說是母性，在於它的浩瀚無際，同時也正因為這是屬於自然學的天性，也就不包括着慘酷的社會本質在里面了。

這時魯迅先生已經逝世之後，許廣平先生正在悲感之中，在蕭紅的心靈是如被擯棄的寂寞了。



蕭軍有着另外的社會生活和朋友編著『報告』，可以說本來該定是兩個人所有的社會生活，然而社會關係形成蕭軍的獨佔了。或者說，蕭紅的從屬性更顯著了。

## 十九、蕭紅思想的成型

「可是在他們的場合一加一却漸漸的降到二以下來了，而這個負數其負方是常常落到蕭紅這一面的……火上加油的仍是男性至上的封建遺產。」

——綠川英子「憶蕭紅」

一個大無偽者，在人生的進途上，他必然會感受到人類歷史的不完整，社會的疾病就在這缺陷上顯現出來。它們在通過人的生活形態，現出了那歷史的本來。

在下面的一件事情上，被蕭紅更尖銳的感受到這社會和歷史的不健全了。

那一次，蕭紅一個人走到她的友人H家宅里去，那友人是一個人名雜誌的編者，一上樓，蕭紅就欣喜着，在H的寢室里，有蕭軍和H，H夫人的談話聲，但

蕭紅一出現這談話就突然停止了，蕭紅當時并不驚疑，這在婦女的生活上已經習慣了的，她向H夫人說：『這時候到公園去走走多好呀！』彷彿是H夫人躺在床上，而且窗子是開着，她說：『你這樣不冷麼！』要把大衣給她披上，就在這時候，H說話了：『請你不要管。』

蕭紅立刻從三個人的沉默而僵持的臉色上發覺存在這之間的不愉快是什麼了。蕭紅悻悻的走下來，蕭紅當時想，這和我有什麼關係呢？他是作為蕭軍的弱的地力，在她頭上顯示他的憤憤。而在這裏蕭紅的附屬性是再明顯不過了。這就是男人為社會中心的封建歷史在作祟。我們，誰不是和太太們的友誼建立在作丈夫的朋友身上呢？誰不是一旦和朋友決裂了，不是連同太太作為一體而擯棄了呢？而且友誼間擁抱的時候，不管是怎樣厭惡他的友人的太太，同樣閃着微笑，友誼決裂的時候，又是不管那太太是有着怎樣潔白而光輝的心靈，同樣擯棄。在這里，夫妻是被社會看作一體的，然而妻的這一面，總是一個附屬的性質。

這一感受，在蕭紅，當時是超過了那愛的移動的陰影，這已經是和她去日本時候的自己不同了，同時，她自信和蕭軍兩人間的愛是不易被分裂的，雖然當時他確是在主動的向日夫人進攻。那只仍是存在兩人之間的那個空隙作祟。然而現在她有着要求獨立的意旨了。她還不知道這歷史和這社會的封閉力量是怎樣強固，她要向歷史挑戰。

然而這也僅是一個赤誠靈魂的求真的醞釀，這將要成型的思想，還在這醞釀的培育里沉靜着。

蕭紅開始沉默了，然而這沉默並沒有給蕭軍過份注意的，「他太自信了。」這是她的感覺。她將從社會上得到誰的援助呢！這將是沒有人來支持的。不管你是怎樣的說，社會是干於平庸的，社會是不願意讓不相融的愛情的形態分裂開來的，社會是要胆怯的來彌補，那一對將要離婚的夫婦會從社會上得到：「你們離開好呀！早就該離開了」的支持呢？社會將會說：「何必呢！你們本來不是很好

麼？」社會僅能承認：「夫妻們吧！總有些過不去，可是一會兒就好的！」而蕭紅不只是在愛情上失望，而更要在社會關係的獨立上追求，然而這是在社會也將要看作天真的夢想，那是連注意都不值得的。現在爲社會已經承認了這一歷史的缺陷，那是早已開給了這夢想的未來的期望的。蕭紅是孤立的，在這世界上她將不會找到支持者。她沉默着，她準備着孤立的向社會偷襲。

在新聞紙上，她注意到呂班路附近一個私立畫院的招生廣告，她打了一個電話去，問：「你們那里也有寄宿學生麼？還有床位麼？」她將要隱蔽，將要逃開朋友們的搜索，因爲那些朋友都會站在蕭軍那一方面的，她將暫時埋避，直到週圍建立起自己的社會關係。而且她親自去到那畫院里探看了，一個猶太式的畫家接待了她，那里是隨時可以報名的。然而當蕭紅從那建築陳舊的但還整潔的畫院里走出來不久，在這同一條路上，她碰見了蕭軍，蕭軍那近來有時粗暴的青年，並沒有注意她，這和往常一樣，她也沒有向他打招呼，習慣的，平常的，她走回來

了。她並沒有報名。

但當這天晚上，她躺在床上，實際並沒有睡着，聽見了蕭軍和「他的友人」作家H夫婦，S諸人談話的時候，她就不只是思考而要行動了，蕭軍說的是：「她的散文有什麼好呢！」他的朋友說：「結構也不堅實呀！」這輕鄙和阿諛之間，是表現着蕭軍和朋友們結爲一體的和她的對立。蕭紅的突然的出現，使他們餐後的愉快的閒談停頓了。

「你沒有睡着呀！」

「沒有。」她和婉的說。但眼睛是冷峻的。

是的，她想到，每天我家庭主婦式的操勞，而你却到了吃飯的時候一坐，有時還悠然的喝兩杯酒，在背後，更連結在朋友一起鄙薄我呀！真是笑話。

在夜深，當他們都各自在寢室里安睡了的時候，她悄悄走下床來。她發現提箱里只有十二元法幣了，她給他們留下一半，作爲日常不可少的菜場零用。并且

準備好所帶的衣物。黎明，她悄然的出去了。

## 二〇、民族，開始受更大殺害的時候

「在患難生死臨頭之際，蕭紅先生是自身置之度外的爲朋友奔走，超乎利害的正義感瀰漫着她的心頭。在這里我們看見她却并不軟弱，而益見其堅毅不拔。」

——許廣平：「追憶蕭紅」

一九三七年七月的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戰爭開始。這戰爭，暫時緩和了個人與民族生活史的矛盾，被這一歷史所限制着束縛着的蕭紅，現在是它的衛護者了。實際上，她早已是它的衛護者了，然而她不單是作爲一個民族的戰士，她是作爲一個人類思想的戰者，在現實人生上走着的。

第三天（？）她終於在那私立的畫院樓上找到了。來的是『蕭軍的朋友』S和F，他們已經打聽過接近的朋友，而從蕭軍那一個路上相遇的記憶里猜測着



來搜尋的。他們勸她回去。

『你原來有丈夫呀！』書院的主持者說：『那麼你丈夫不允許，我們是不收的。』

蕭紅像被俘虜一樣的回來了。轟烈的暴風雨暫時是過去了，但陽光並沒有閃出來。這一次兩蕭間諧和不只是形態，而兩人所擁抱在一起的思想意識，却由於蕭紅思想的獨特發展而分裂開來。實際上，這獨特發展的蕭紅思想，仍然是社會以男人為中心的封建力，自然這里也混合有對於蕭軍偶爾的強暴的仇視愛的不貞，然而最初這是作為次要的，附屬於那以男人為中心的社會力的仇視愛的，而作為思想上的戰友的蕭軍，雖是同樣的大旗指向一個方向，然而在這特殊的性質上，只是思考到它對婦女的壓力，而不是感覺到的。同時也并沒發現，自身就具有着這一種損傷人的壓力。

在這里，就有着思想分裂的空隙，而這空隙是感情所不能彌補的。

從哈爾濱的逃亡到參加了當時上海中國民族前衛們的主力戰鬥，她所感到的  
是有所依恃，有所憑藉，而分到她肩上的任命是不如以往孤軍的迫不容喘了，因  
之感到那本已存在着的歷史的束縛。而現在這一感覺，這一衝破束縛尋求自身解  
放的要求，又被那大的整個民族的被傷害，被侮蔑的陰影所挪移了。

兩蕭之間的陰霾散開了，明朗的真摯又在彼此身上像陽光一樣顯露出來。在  
週圍的朋友之間，同樣是沉迷於爲人民久已要求着的解放戰爭開始的大震撼與大  
興奮之間了。我們已經知道的在這時候，兩蕭爲着日本左翼作家鹿地夫婦的困窘  
處境，奔走，找房子，同時在極艱險中，天天到他們的旅舍去探視，那時候，只  
要有人知道他們在隱匿一個日本朋友，立即會給單純的燃燒着高度的復仇火焰的  
人民包圍着打死的，以後蕭紅寫了『記鹿地夫婦』。

十月上海開始撤退，兩蕭到了漢口，住在武昌金龍巷和詩人錫金作爲同一寓  
所的毗鄰。

## 二一、這一精神上的裂口終是彌補不了的

「進步作家的她，爲什麼另一方面又那麼比男性柔弱，一股腦兒被男性所支配呢！」在上海當和她接觸的池田，惋惜的，抱不平地對我好幾次發過這樣的感慨。

——綠川英子：「憶蕭紅」

常中國南北方的人民抗負起這一個民族解放的任務，而且顯示出這抗得住的力量力的時候，落在蕭紅身上的沉重感覺，不用說是減輕了，而另外那種感覺是并行的存在着。然而她在社會上尋找不到一個可以憑藉的力量。沒有一個有力的把持，她是不能透露一點她的潛藏着的心魂，她是謹慎的防衛着這一個祕密的外洩，她更加柔弱的僞裝着自己了。

當M，兩蕭在青島時的故友，去探望她的時候，一開始他就感覺到她和以前

不同了。他感到那是一種西洋女性的握手式，伸出軟垂的手，側着頭，微笑着，而不是以前豪爽的有力的一種直率了。她顯得更其像一個溫順的女人，這給M的感覺是深刻的。在她，這是以偽來裝飾着自己，而她是要從這偽的柔順里跳出來的。不用說，她的真摯心魂的大門，不再為誰打開了，除非這是一個對她也同樣是一顆真摯的心，就是說這不是屬於蕭軍的，而是獨立為她所見的。

這時候，在兩蕭週圍出現的文藝工作者來客當中，有這樣的一個人，「臉色蒼白，長長的鬚髮，背微駝，穿着流行的一字肩西裝。」這就是T君。

一走進來，他就從手上脫下麂皮手套來，笑着對蕭紅說：「我這手套怎麼樣？」

蕭紅就試着戴上那手套，M覺得她說的話是那麼坦直，她說：「哎呀！T的手真小呀！他的手套，我戴正合適呢！」

M望着坐在木椅上的蕭軍：他同樣坦直的笑。

不久，T君就搬來小金龍巷了。住在詩人S的房子里，和兩蕭作了鄰居。

在作家MM的『憶蕭紅』里有著這樣的記述：『在武昌，我們常去蛇山散步；或者站在黃鶴樓上看長江日落。有一天下午，我們一同去抱冰堂，在路上，蕭紅去買花生米，蕭軍沒有陪她，先走了幾十步，她買好了花生米，一看竟沒有等她，立即車轉頭衝向回家的路，經過趕去解釋，這才走回來。』

在這就顯出蕭紅柔弱外衣里的那一個強的本質了。她的所以這樣反抗蕭軍的『輕淡』，是有著她的精神上早已飽滿了的，孕育的，這時候，就是『輕淡』她也并不可忍了，她已經有了一個憑藉，實際上，T君在小金龍巷的寓所里，她向回家的路上走去，就是因為有著這個憑藉。他不只是尊敬她，而且大膽的贊美她的作品超過了蕭軍的成就，這是蕭紅所要求的，這要求不是在對她作品的阿諛上，而是對蕭軍輕蔑所含的她的社會獨特性的要求，就是說她週圍從來沒有一個朋友對她表示獨特的友誼。像T所表現的這樣『坦白』而『直率』。

在這里我們可以看出蕭紅的純白真摯而天真的心魂，同時蕭軍的高傲在這里是減消了，純真的收起了輕淡的劍。他是深深的愛着她的。

一九三七年冬天在兩蕭間埋着一種感情移動的潛流，然而却還平靜地過去

了。

## 二二、在人生的進途上，和一個相遇和另一個分開手

「你知道麼？我是女性。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稀薄的，而身邊的累贅又是笨重的！而多麼討厭呵！女性有着過多的自我犧牲的精神。這不是勇敢，倒是懦弱。是在長期的無助的犧牲狀態中，養成的自甘犧牲的惰性，我知道，我還是免不了想；我算什麼呢？屈辱算什麼呢！災難算什麼呢？甚至死算什麼呢？我不明白，我究竟是一個人還是兩個；是這樣想的是了呢？還是那樣想的是。不錯，只要飛，但同時覺得……我會掉下來。」（蕭紅語）

——紺弩：「在西安」

一九三八年一月，蕭紅蕭軍田間，塞克，T，和紺弩先生從武漢到了臨汾。他們是應李公樸先生約，去民族革命大學教書的。

在這里蕭紅和丁玲第一次見面了，這是一個珍貴的會遇，在丁玲的記憶里，

我們可以看見兩個同時代的作風不同的女作家的初見。

當久久生活在人民軍隊里，習慣于粗獷生活的丁玲，驟然面對着一個臉色蒼白，步法敏捷而且笑聲微感神經質的蕭紅，她，丁玲那『我在霞村』的作者忽然有些回憶的感觸了。

丁玲覺得她說話是那麽自然而且真率，當時奇怪爲什麼作爲一個作家的蕭紅這樣少於世故呢！而在蕭紅日後對C的追述里也曾經說：『她有些英偉的氣魄，然而她那笑，那明朗的眼睛仍然是一個屬於女性的柔和。』而且一開始她們就融洽的心魂擁結在一起了。她們盡情在一起唱歌，每晚談到夜深才睡。而且由於蕭紅的對於T的尊重，丁玲也逐漸對T表示友誼的關注與親切，但對蕭軍，那是作爲和蕭紅的友誼同樣愛護着的。

一個初春的晚上，車站里還是有些寒冷，蕭紅、丁玲、T、塞克和紺弩都要乘這班夜車離開臨汾，蕭軍是來送行的，他單獨和紺弩在月台上踱着步子。



「時局緊張的很，」蕭軍說：「臨汾是守不住的，你們這回一去，大概不會回來了，爽興你們就跟丁玲一道過河去吧！這大學太亂七八糟了，值不得留戀。」

「那麼你呢？」紺弩問。

「我不要緊，我的身體比你們好，苦也吃得，仗也打得，我要到五台去，但是不要告訴蕭紅。」

「那麼蕭紅呢？」

「哦！蕭紅和你最好，你要照顧她，她在處世方面，簡直什麼也不懂，很容易吃虧上當的。」

「以後你們……」

「她單純，淳厚，倔強，有才能，我愛她……但她不是妻子，尤其不是我的。」

「怎麼？你們要……」

「別大驚小怪，我說過，我愛她，就是說我可以遷就她；不過這是痛苦的，她也會痛苦。但是如果她不先說和我分手，我們還永遠是夫婦，我決不先拋棄她。」

紺弩默然了好久，他希望他們能生活的美滿，生活的有光輝，當時，他想，只是蕭軍蓄有離意了。他不知道要掀開這一真實的是蕭紅。

當火車開出臨汾的車站的時，蕭紅俯面窗口，默然地注望着孤獨地站在月台上的蕭軍，她的明朗的眼睛突然開始濕潤，然而她轉過了臉去。

## 二二三、一根有所象徵的小竹棍

「接着她隨同我們一道去西安，我們在西安住完了一個春天，我們也痛飲過，我們也同度過風雨之夕，我們也互相傾訴，然而現在想來，我們談的是如何的少呵！……」  
「那時候很希望她在延安……但蕭紅却南去了，至今我還後悔那時我對她生活方式所參預的意見太少了……」

——丁玲：「風雨中憶蕭紅」

在西安，一個月色朦朧佈滿着正北路的晚上。蕭紅穿着醬紫色的舊棉袍，外披着黑色小外套，女氈帽歪戴在一邊，夜風吹動着帽外的長髮，項下結着白圍巾。她，一面走，一面說，一面用手里的小竹棍兒敲着路過的電線桿子和街樹。她心里不寧靜，說話似乎心不在焉的樣子，走路也一跳一跳地。臉白得跟月亮一樣。她對紺弩講了許多話。他和她併肩走着。

她說：『我愛蕭軍，今天還愛。他是一個優秀的小說家，在思想上是同志，又一同在患難中掙扎過來的！可是做他的妻子，却太痛苦了，我不知道你們男子爲什麼那麼大的脾氣，爲什麼要拿妻子做出氣包，爲什麼要對妻子不忠實；忍受屈辱，已經太久了……』

接着她和紺弩說到她和蕭軍是怎樣的共同生活的，談到蕭軍在上海和耳夫人的戀愛。這些在紺弩還是新聞，以前雖一鱗半爪聽到過，但却沒有向他們問過。直到這時候，他才感覺到，臨汾之別，兩蕭彼此都明白是永久性的了。

他們在月光朦朧的馬路上，來回地走着，隨意的談。她說的多，紺弩說的少。最後她到底說了：『我有一件事要拜託你。』隨即舉起手里的小竹棍兒給他看：『這你以爲好玩嗎？』那是一根兩尺多長，廿節軟棍的小竹棍兒，只有小指頭那麼粗。她說過，是在杭州買的，帶着已經一兩年了：『今天，T要我送給他，我答應明天再講。明天，我打算放在箱子里，却對他說是送給你了。如果他

問起，你就承認有這回事麼？」

紺弩不加思索的答應了，他知道，「她是討厭T的，她常說，他是懦怯，勢利而善於對她阿諛，一天在那里裝腔作勢的。」可是馬上他想到，這幾天，T似乎沒有放鬆每一個接近她的機會，莫非他在向她進攻麼？他記起蕭軍在臨汾的囑託，他說：「飛吧！蕭紅！記得愛羅先珂童話里的幾句話麼？「不要往下看，下面是奴隸的死所」！……」

她的答話，似乎沒有完全懂得，他的意思，自然，紺弩想，也許他沒有完全懂得她的意思。

〔註〕：以上全部由「在西安」引來。只少改動數字。

是的，他並沒有懂得她的意思，她自己明白是行臨一個危險的邊緣了，她離開蕭軍，心魂上閃出一個大的空曠。要排出那空曠上所侵入的她會憑藉過的另一個力量，她是無力了，她要尋獲第三個友愛來作依持，來掩塞那空曠。在這裡顯

示出她的柔弱，這也正是民族史上的弱的透露，這是幾千年的封建的積壓，二十八歲的蕭紅，是無力獨自支持的。爲什麼在這社會上她找不到一個庇護的場所呢？她是需要『找個深林密的地方，舐舐傷口的？』然而這土地上沒有，而僅有的一座深山，一叢茂密的深林，是將爲蕭軍所隱避的。她又沒有一個親眷，『若是那時候能回呼蘭我的家里去多好呀！』她曾經向C君這樣說。她是思考了好久，在準備着向紺弩作這一赤誠的委託了，就是說，投入一個長者的庇護里。然而，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是給這社會損害成多麼曲折而複雜的了呀！她思考着，訴說着，終於她只能這樣的提出，而又這樣淡然的結束了，就是說，紺弩答應了承認那小竹棍是送給他了。她沒有敲開人與人之間的更真摯的友愛的門戶。而這是唯一能填補心魂上被閃出來的那一個大空曠的。

而且她需要它來作爲一個憑藉呀！她如夢幻似的，當丁玲走向里間的寢室，說是：『好睡了！』

『明天見。』她就倒身在暖炕上了。她想：T是尊崇着她的，她的獨立性不會受到損傷，只是她並不喜歡這人的氣質，然而他將從屬於她……在幾天的夢幻和生命的激蕩中，她終於沒有守衛住她那廿幾節的小竹棍。

蕭紅思想在文學之外這另一人生的行動中，剛剛誕生，剛剛取得了社會生命，就死亡了，理性的舵被生命的浪花所激，思想的小角排開了粗暴，然而却在阿諛的礁石上撞碎了。而粗暴是那憤怒人性的本質，阿諛却是懦怯者的偽裝。

x

x

x

『你吃過飯沒有？』當紺弩臨走的前一天傍晚在路上碰見蕭紅，她問。

『沒有，正想去吃，你呢？』

『我吃過了，但是我請你。』

『那又何必呢？』

『我要請你，今晚我一定要請……』

她陪着他走進飯館，爲他要了兩樣菜，這兩樣菜都是他平日所愛吃的，并且要了酒，她不吃，也不喝，隔着桌子望着他。

「蕭紅，一同到延安去吧！」

「我不想去。」

「爲什麼？」

「說不定會在那里碰見蕭軍。」

「不會的，他的性格不會去，我猜他到別的什麼地方打游擊去了。」

吃飯的時候，不再說什麼了，她只默默地望着，目不轉睛地望着，好似窺伺她的久別了的兄弟姊妹，是不是和舊時健康一樣，這一次是她最後和他單獨的兩個人坐在館子里最後一次含情的望着他。他是永遠記得這時候她那雙默默注視的眼光。

「要是我有事情對不住你，你肯原諒我麼？」走出館子後，蕭紅說。



「你怎麼會有事對不住我呢？」

「我是說你肯麼？」

「沒有你的事，我不肯原諒的。」

「那小竹棍兒的事，T沒有問你吧！」

「沒有。」

「剛才我已經送給他了。」

「怎麼，送給他了！」紺弩說。蕭紅這真摯的友人感到一個不佳的預兆！「你沒有說先已送給我了嗎？」

「說過，他壞，他曉得我說謊。」

兩個人沉默了。

「那小棍兒只是一根小棍兒，牠不象徵着什麼吧？」

「你想到那里去了？」蕭紅把頭歪過去望着別處：「早告訴過你，我怎樣討

厭誰。」

「你說過，你有自我犧牲的精神。」

「怎麼談得上呢？那是在談蕭軍的時候。」

「蕭軍說你沒有處世經驗。」

「在要緊的事情上，我有。」但是他感到這聲音在發顫。

「蕭紅，你是『生死場』的作者，是『商市街』的作者，你要想到自己在文學上的地位，你要向上飛，飛得越高越好：」

第二天啓行，紺弩在『西安』那篇回憶里說道，在人叢中，他向蕭紅還作着飛的姿式，又用手指着天空，她還會心地笑着點頭。但他沒有提，他還在臨走時把蕭紅的一捲東西放到了車上，他企望能拉她同去延安，結果，是她拒絕了，因為她立即想到可能在延安的蕭軍。而且最重要的是她感到，紺弩那一姿態是在作爲蕭軍的囑託者的。

## 二四、只有這一句話

「那大鵬金翅鳥，被她的自我犧牲的精神所擊，從天空，一個筋斗，栽到「奴隸的死所」上

了。」

——紺弩：「在西安」

半個月之後，丁玲、紺弩、蕭軍，一起到西安來了。後者是到五台的半途折到延安，而又會聚在一塊兒的。

一到××女中，他們的住處，那個寬闊院落里，丁玲的團員就喊：「主任回來了。」蕭紅和T一同從丁玲的房子里走出來，一見蕭軍，兩個人都楞了一下，接着是穿着馬靴的T起來和斜戴着帽子的蕭軍擁抱，但紺弩一望那神色，就感到含着畏懼，慚愧，「呵……這一下可糟了！」等複雜的感情。而丁玲向蕭紅歡呼

着：「蕭紅像一朵花一樣，好新鮮呀！」接着是T趕進紺弩的房子，拿起刷子來爲他刷着日本式軍大衣上的塵土。他低着頭說：「辛苦了。」但紺弩聽見的却是：「如果鬧什麼事，你要幫幫忙！」但這時候，蕭紅已經向蕭軍警告：「若是你還尊重我，那麼你對T也須要尊重，我只有這一句話，別的不要談了。」蕭紅匆匆的離開了。愉快的走向丁玲了。

然而蕭軍是有些話要說，即使是告別，當他找機會約她的時候，她說，到外面散步也可以，只是「不能就單獨的我們兩個人。」只要她去，那麼必定要約T陪同的。她是不給他單獨談話的機會的。

「那麼你把那些給我保存的信件（？）拿來吧！」蕭軍最後說。

「在那邊的房間里，我去拿。」

他們兩個人單獨的走進了隔壁的房間，据C君說，當時戰地服務團的團員們，都注意到兩蕭是單獨走進那個空虛的房間了，他們在院落里悄悄站着，遙遠

的注視着，他們希望這個會談完畢的時候，能望見兩個愉快而幸福的臉色。

一進房間，蕭軍就在她所要開啓的那具箱子上坐下來：『我有話說。』

『我不聽。』蕭紅說：『若是你要談話，我就走。』

『你聽，只……』

『我走啦！』

蕭紅匆匆走出來，在丁玲的那些年輕的團員注目下，她低俯着臉走過去。隨後，蕭軍也沉默而肅然的出現……

蕭軍第二次獲得了一個機會。據C君說，那時候，已經夜深了。春天的夜，月亮還沒有上來，蕭軍、蕭紅和T在路上散着步，沉默地，各自走着。等到蕭紅注意到，他們是走經蓮湖公園的大門面前了，她就提議：『我們到公園里去走走好吧！』

『這樣晚了，到里邊去走什麼！』

『我要去。』蕭紅說。

『要去，你一個人去。』

『T來。』

『你不能去！』蕭軍說。

蕭紅一個人憤憤的走入了兩傍有樹木的公園，然而，夜色是幽黯地，而且四週寂靜，她想，他以為我一個人害怕麼！她捷然的向林蔭深處一直走着，她突然發覺背後遙遠地傳來蕭軍的脚步聲了，她立刻離開走道，躲避到一顆樹的背後隱匿起來，悄悄地，偵聽着。那健捷有力的脚步；匆促的走來了：「悄吟！」蕭軍停住這樣呼喚，蕭紅啞然不作聲。等蕭軍走越過去，她輕輕向來路走回去了，在公園門外，她會同T君走開去。蕭軍沒有獲得兩人單獨會晤的機會。

四月，蕭紅和T君回到了武漢。

## 二五、還不只是從屬性

「是因為我對自己的生活處理的不好麼！」有一次蕭紅奇突的向她的朋友M說。

「這是你自己個人的事。」M說。

「那末，你爲什麼用那種眼色看我呢？」

「什麼眼色？」

「那種不坦直的，大有含蓄的眼色。」

M默然了。

「其實，我是不愛回顧的，」她說：「你是曉得的，人不能在一個方式里生活，也絕不能在一種單純關係里生活，現在我們痛苦的，是我的病……」

蕭紅在武漢感到了友情的封鎖。然而這並沒有給她很大的威脅。當S在她最初安身的武漢旅館里探訪的時候，就作着下面的忠告。

『你離開蕭軍，朋友們是并不反對的，可是你不能一個人獨立的生活麼？』  
『我爲什麼一定要一個人獨立的生活呢？因爲我是女人麼？』蕭紅說：『我是不管朋友們有什麼意見的，我不能爲朋友們的理想方式去生活，我自己有自己己的方式。』

這是歷史的誤會，在她是在作爲社會向女人的一種不健的封建式要求，而她是反抗着這一週圍的嫉視。於是她和朋友間有一壁牆建立起來了。但她不屈，她將堅持，沒有真誠的友愛，她將永遠關閉住自己心魂的窗子。只要有真摯的友愛來叩擊，她將打開……但一接觸她所感受的封建氣味，她就嚴緊的封閉了。這是『兩個角度』所產的誤會。

然而不久，如我們所知道的，她感到痛苦，那時候她已有孕了，這是蕭軍的



未來的孩子。而且武漢已經開始緊急，許多朋友準備撤退了；而且T君在接洽某名報的戰地特派記者，想隻身去前綫了。

有一天，是七月的一個陰雨的日子。當M從武昌乘船過江，在艙口里發現蕭紅披着斗篷一個人坐在那里。

「怎麼，你一個人呢？」

「一個人不好過江麼？」蕭紅開始和他談天。等知道M和F將要訂票入川的時候，她突然神色煥發的說：「那麼我們一起走，好嗎？」

「你一個人麼？」

「一個人。」她說：「我到那裏去不都是一個人呢？……」

「這要和T商量商量。」

「爲什麼要和T商量呢！」她睜大了眼睛，是的，她又感到了她在社會上的從屬性。這是她奮力掙扎而曾經突出過的一個蛛網，它是這麼堅韌的束縛着她

麼？永恆的堅韌麼？只要她和男性在生活結合，那麼就會纏縛起她來麼？這是社會的封建殘餘！然而有誰能不經過丈夫的同意而敢於帶着他的友人的太太同走呢？

然而M是她的友人呀！在青島他們不是一同生活過麼？一同唱着『囚徒歌』的人麼？可是現在他把兩腳站在T的那一面。這是心底正直的那個M麼？這正直不是自衛的麼？這正直是怎樣的可憐！

而給打擊最大的還不只是從屬性，等到船票拿到手，武漢已極度恐慌的時候，T君向M要求了！『蕭紅不走啦！她要留一些日子另外等船。』而他把船票拿到手和M、F啓程了。因為他的戰地特派員的夢想，沒有實現。

## 二六、純白與無怨

「她的悲劇的後半生中最悲慘的這一頁，常常伴隨着只有同性才感觸到的同情與悲哀，浮上我的眼簾。」

——綠川英子「憶蕭紅」

蕭紅坦然而又昂然的肩起危急空氣的脅迫。

在武漢開始大轟炸的時候，她從孤寂的小金龍巷搬到了漢口，住在當時作爲文協會址的K君那里，她要獨自佈置一個天地，客廳過於空曠，她在靠近樓梯口的空牆壁傍按了行軍床住下來了。

這一時期，据K的記憶是他們經常還能煮兩杯咖啡吃，生活還不慌亂。有時，她吐着煙在客廳里談談她的未來的一個幻想。

她想，重慶該有一個沙龍式的咖啡館，許多詩人和作家有這樣一個可以聚會的場合，這是一個在生活上作爲精神接觸的世界。是的，在她關閉着的內心，這時候，未嘗不是說明對於人間的荒涼的感覺，真摯的人與人之間愛的幻滅。實際上，戰士之間的愛都在行動中相互與歷史連結着，就是說都付給了這不完美的歷史，都在和歷史擁抱。而在這歷史遭受着無比的巨大毀害的時候，人們也確實無法關注一個受傷的戰友。在這裡蕭紅感到孤寂了。

實際上，她的朋友還是有的關護着她的，這就是那種大有含蓄的不坦直的寓有責罰的眼睛。然而她對這付之以輕蔑，他作爲男人爲中心的這個社會對她的壓力，她抗拒。

一九三八年九月，她同馮乃超夫人一起離開了漢口。在宜昌，她的同伴病了，她一個人在天還沒有放亮的碼頭上，爲縱橫的繩索所絆倒。這是我們已經知道了的，她已懷着將足九個月的胎，她衰弱而且疲倦，手上還提着包裹，她倒下來

了，但還想掙扎着爬起來，然而這是徒然的，她已經沒有支持身體的臂力了。她平靜的躺着了。據C君日後聽見她對於這時的心境的訴說，作了以下的憶記：那時候，那是她從來沒有感到過的一種平靜，四週圍是沒有什麼人的，她坦靜的望着天上的稀疏的星星，她想，『天就要亮了吧！會有一個警察走過來吧！警察走過來一定有許多人圍着，那像什麼話呢？還是掙扎起來吧！然而她沒有力量，手也懶得動，算了吧！死掉又有什麼呢？生命又算什麼呢！死掉了也未見得世界上就缺少我一個人吧！……』她向C君說：『然而就這樣死掉，心就有些不甘似的，總像我和世界上還有一點連繫什麼似的，我還有些東西沒有拿出來。』說這話時，蕭紅的眼睛曾經有濕潤的光澤的透露，C君這樣說。

在這里顯示着蕭紅的心魂上的大純白，然而也許正是由於純善和寬恕吧！我們也許可能感覺到一種力的空乏。在當時的蕭紅述說里，據C君說，對世界確沒有什麼怨憤感，這怨恨也許在當時是潛伏着，事後無所記憶了吧！蕭紅幼年的生

活，據說是在這時候浮上來的，那麼『呼蘭河傳』的寫作的啓機也許就在這時候，最後她藉着一個趕船人的扶助站了起來。中旬她到了重慶。

一見面她就向M說：『我總是一個人走路。以前在東北，到了上海後來去日本，又從日本回來，現在到重慶，都是我自己一個人走，我好像命定要一個人走似的。……』

〔註〕據C君說，似是在漢口碼頭上跌倒的；又據K君說，似在宜昌。

二七、是的，她將退伍。

據C君說，曾經問過蕭紅：『你到重慶以後，曾經想離開T，另換一種生活方式麼？』

『想是想的，可是我週圍沒有一個真摯的朋友，……因為我是女人。男人與男人之間是不是有一種友愛呢？』

『有是有的，不過也很少，不是古人也說過麼？人生難逢一知己。這也許就是社會的殘酷……——爲什麼必定要男人的友愛呢？』

『因為社會關係都是在男人身上……在那裏都是有封建這個壞力量存在的。……』

在最初她和T君是不承認有同居的關係，綠川英子在那篇『憶蕭紅』里證實

過，她和蕭紅、池田曾經在米花街一個小胡同裏生活過，她的印象是『蕭紅是善於抽煙，善於吃酒，善於談天，善於唱歌』的一個人，另一方面：『她又常常爲臨盆期近不便自由外出的池田，煮她所得意的拿手的牛肉，並且像親姊一般耐心的跟池田閒聊，無所不談。』在這裏就有着愉快的外裝。而後，她離開了她們和T君一同過新生活去了。

據梅林先生的『憶蕭紅』裏說：她到重慶後，住歌樂山養『病』。又據陳紀澧先生的『記蕭紅』裏說：『她在江津和白朗羅烽一同住着，在生理變態中完成了回憶魯迅先生。』這所說的『生理變態』，想就是蕭紅的生產，據C君說：『是在碼頭上跌倒傷了胎，流產的。』產後：是一九三九年春天，『回憶魯迅先生』是一九三九年十月廿六完成，那麼，在江津該是寫『呼蘭河傳』起首幾章，而和T君同住北碚的時候，『呼蘭河傳』才完成。在『悼蕭紅和滿紅』那篇文章裏，靳以先生有下面一段記述：



「有一次我記得我走進去，她纔放下筆爲了不驚醒那個睡着的人，我低低的問她：「你在寫什麼文章？」

「她一面臉微紅地把原稿紙掩上，一面也低低回答我：

「我在寫回憶魯迅先生的文章。」

「這輕微的聲音却引起那個睡着的人的好奇，一面揉着眼睛一咕噪爬起來，一面略帶一點輕蔑的語氣說：

「你又寫這樣的文章，我看看，我看看。……」

「他果真的看了一下，便又鄙夷地笑起來：「這也值得寫，還有什麼好寫。

……」

「他不顧別人難堪，便發出那奸狡的笑來，蕭紅的臉更紅了，帶着一點氣憤的說：「你管我做什麼，你寫得好，你去寫你的，我也害不着你的事，何必笑呢！」」

那時候靳以和T君在復旦文學院執教，正是蕭紅寫作最勤的時候，『曠野呼喊』裏的那篇優越的散文『山下』，就是這同時期的產品。

在這段引述裏，我們并可看見蕭紅是被一種什麼意識在傷害着了。這在蕭紅幾乎是屈辱的忍受。一種什麼力量使她這樣的忍受呢？那就是蕭紅曾經對C君說過的，在社會關係沒有可以憑藉的友愛，而且那些遙遠的不坦直的大有含蓄的眼光，在排斥蕭紅不能屈服，她矜持的自衛着，同時她一面就忍受。而尤其是她在寫作的精神奮發時期，那屬於心魂的領域，是廣闊的，她的眼前是呼蘭河縣城，那些樸實而又為社會所傷害了的呼蘭河的人民……在這世界裏她忘却了自身。這也就是為什麼那衰弱的實際上已潛伏了肺結核的身體，還能有這生命的輝煌時期的原因。

這忍受裏還含有母性的激忿的慷慨，在靳以先生另一段的憶記裏就可發現這一種憤怒的肩負起衛護盾牌的精神，在這裏她是愛的給予者。

「還有一次，他把一個四川潑辣的女用人打了一拳，惹出是非來，去調解接洽的也是她。我記得那時她會氣忿的跑到樓上來說：

「你看，他惹了禍要我來收拾，自己關起門毛起來了，怎麼辦呢？不屈不撓的在大街上嚷，這可怎麼辦呢？：：」

又要到鎮公所去回話，又要到醫院驗傷，結果是賠錢了事，可是這些又瑣碎又麻煩的事，都是她一個人奔走，T一直把門關得緊緊的，正如同她所說的那樣「好像打人的不是我。」

實際上，據我所知道的，是那四川女用人在他們的窗口上放了一把茶壺所引起來的糾紛，窗外就是過道，那些教授的女用人，常常在他們的窗口上放盤子放碗，T君已經說過幾次，再若是在他的窗口上擺東西，他就給擲出去。可是那些四川女用人並沒有過份注意。而正當T君和蕭紅，因為某種事彼此憤然默坐的時候，窗口上竟出現了一把茶壺，T君就忿然的推下去，茶壺碎了，那個四川女用

人就推門進來吵，當T君向外『推』她一下的時候，她就藉勢倒在地上了。這也就是上文所說的『潑辣』的又一面吧！

同時我們也從這裏可以看出來，T君一當他的肩頭該抗負什麼的時候，他就移到了蕭紅的肩上。

那麼爲什麼蕭紅從她的另一個所追求的精神世界裏脫出來，就是說放下她的寫完『呼蘭河傳』的筆之後，還不擺脫她的這一種屈辱的處境呢？她是真的寬恕麼？無視麼？

T君給了她一個希望，這希望連繫着她，那就是她可以到北平他三哥那裏去養病，她可以不必愁苦攔筆之後的生活，她可以去恢復她身體的健康，而世界上也彷彿，確實只有他關注着她的健康，因爲另外也彷彿真的沒有人這樣關注，她是多需要健康，需要安定，需要休息，需要暫時退伍，需要『找個深林去舐自己的傷口』。而且這傷口是滿身都是的，不只是精神上的傷，實在她在射擊中忘

却了她的身上正在流着血，在精神熱度昂奮中，她也顧不及檢視身上的傷害，然而現在她從夢幻似的狀態中注意到她的體質疲勞而且渾身潛埋着的病害了。這北平的『深林』是可以庇護她的。蕭紅的依靠這一希望，是現出她的孤立，她在世界上只有這一個庇護的憧憬。然而她另外還在於心不干的試探……

所有這些精神的柔弱，我們只有在生活上遭遇到、感覺到、思想到、才能理解的。『戰鬥』今天還不能解決自然學上的全部問題。

## 二八、「軟弱」

她爲了參加蘇聯大使館舉行的十月革命紀念節節慶，從北碚到了重慶，住在一個旅舍裏。

曹靖華先生來看她。她向他打開了精神世界的窗子，她愉快的談到她來自的道路和她受的屈辱。

「認識了你，我才認識了生活。」他感嘆的說：「以後不要再過這種生活了。……」

當T君和蕭紅一起去探訪他的時候，他注意到T君原稿上却是蕭紅的字跡。那是「大江」。

「爲什麼像是你的字呢？」

『我抄的……』蕭紅說。

『你不能給他抄稿子，他怎麼能讓你給抄呢？不能再這樣。』他坦率的說。然而當蕭紅準備和T君去香港的時候，曹靖華先生沒有肯定的說：『你不要想法在重慶休養下來吧！』據C君說：『只要他這樣說一句蕭紅就會留下來的，這是蕭紅在逝世前向他不止一次表示過的遺憾。』

## 二九、從忍受到無視（略）

### 三十、一進去就倒下來了，但她要出來。

一九四〇年，她在咳嗽、頭痛、失眠種種病象大顯中，完成了馬伯樂第一部，十月寫了紀念魯迅先生啞劇的『民族魂』，同時，打算離開香港，回到重慶來，并寫信請她的友人M給找房子，然而她終於又留下來。

一九四一年春天，她碰見了回國途中路經香港的史沫特萊。她到蕭紅的住所去探訪，她說：『你這房子像鴿樓一樣，空氣也沉悶，這樣住下去，對你的身體不會有利的。』她勸蕭紅去住瑪麗醫院休養，并爲她接洽住院費折扣，而且送給她一套紫紅色的大衣，女裝上衣和西式裙子。接蕭紅到她的住所去晚餐。介紹給她香港的主教，并說回到美國之後，將設法再爲她籌款養病。



聽從了史沫特萊先生的勸告，蕭紅到瑪麗醫院去打空氣針了，走在路上，她想起來T君在時代批評社等她，她打了個電話，她自己從九龍過海來了，現在到瑪麗醫院去打針，一小時就回到他那裏去。她走路還很健捷，而且這天心情也愉快。然而一進去，她就倒下來了，打過空氣針，她感到的是從來未有的疲倦，她站不起來了，這是她所沒有想到的，她的體質到處是疾病現在全部顯露了。她便祕、發喘、咳嗽，而且頭痛。她用的藥品有頭痛粉、蓖麻油、通便的礦質油，還有安眠藥片。她的臉色從此灰黯，而且說話聲音也低啞了。

她從三等房間，被移到室外的陽台上，這是夏天，她需要晒陽光和曠野的新鮮空氣。瑪麗醫院就建築在空曠的山野上面，地勢高，可以望見環圍着的半面海。

「你陪着我吃一片蘋果吧！」她向病友，一個香港的女工說。  
那女工能說北平話，是一個二期肺病的患者，她辭謝。

『你要吃一片的。』蕭紅說：『因為我們兩個人在世界上都是沒有親友關心的，你若是不陪着我吃這一片蘋果，你會後悔的，要留一個記憶，說是那一年我和一個名叫蕭紅的人，在瑪麗醫院養病，我們一塊吃着蘋果。……』

可見蕭紅在這個時期，她是愉快的。夜晚，她們就在陽台的床上就寢。

有一天，海上起來了風。蕭紅從夢裏驚醒，受了涼。於是從第二天起，病勢就加重了，不止的咳嗽着。……她懇求醫生給她打止咳針！然而據說醫生是不耐煩的，因為這是三等的病房，而院方的藥品是有規定的，由醫生來開，不是由病人請求。蕭紅遭到的又是十年前冷視和『虐待』。

她深夜要求一個姓張的女看護爲她打電話，她懇求T君立刻來，T君寬慰她安心，並且打給當時留港的東北民主運動領袖周鯨文先生，第二天他們來探訪她了。蕭紅懇求離院，回到九龍去。

『你要安心，你知道你回到家裏那個陰沉的小屋子裏去，怎麼會養好呢？而

且請醫生來往，又不便又耗費，你在這裏的醫藥費我來負擔，你竟心養病好了。

『周鯨文先生說。』

而蕭紅精神是不堪那種冷視，現在醫生說：『咳嗽不要緊呀！你不能發急……肺病還有不咳嗽的嗎？』

這醫生是完全大英殖民地培養出來的紳士，他仍然是搪塞着沒有給她打針。蕭紅是憤怒的，因為她自己沒有得到朋友的信任，反而是她的朋友們信任着醫生。她沉默了。夜深，她想，她會死在這些冷視者們的手裏的，她的朋友們都在勸慰，然而這痛苦只有她自己能感受到的，她逐漸不安，她想，還是要靠自己，她必定得離開這不供藥品的所在，她不能再咳嗽下去了。……她披起衣裳，偷偷下了床，她已經走過寂靜的室外走道，然而在樓梯口，她被護士攔住了，於是驚動了醫生們，他們對她輕蔑的：『你要作什麼？』

『我要離開你們的醫院，我不住了。』蕭紅說。

『達克特兒不給簽字，你不能出院呀！』女護士說。

『我不管，我是要出院的！』

『你發瘋了。』那個主診的醫生說：『你不管，若是你丈夫向我們要人呢？』

『我要回去！』蕭紅當時幾乎要哭了。

『回去躺着吧！等明天你丈夫簽了字，領你出去！』

蕭紅被扶持到她的陽台上的病床上，她想T是絕對不會真誠的爲她着想，他會推脫，會寬慰。……據她對C君說：『當時我想到蕭軍，若是蕭軍在四川，我打一個電報給他，請他接我出去，他一定會來接我的。』

最後，她到底想到另外一個朋友，那朋友是東北救亡協會香港主持者于毅夫先生，接到電話，立刻來瑪麗醫院探訪他，他答應給她援助。

同時周鯨文先生已經在爲蕭紅擬定了住瑪麗醫院的預算，他答應T君：只要

還住在瑪麗醫院裏，半年的住院費，全部由他來負擔。

然而蕭紅在於毅夫先生的支持下出院了。但他熱忱的爲她奔走募款却失敗了！然而蕭紅感到了無限的寬慰。懇求他，爲她設法出版：『馬伯樂』。她在這上寄寓了希望。而且史沫特萊已有他兩百港幣的匯款由美寄來，那是史諾夫人譯的她的一篇散文的稿費（似發表在亞細亞雜誌上）。但這筆款，她始終沒有得到。十二月八日太平洋戰爭發生。

## 三二、恐懼與無畏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晨九時，柳亞子先生神色匆匆的走進蕭紅臥病的房間，臉色帶着一種敵機轟炸所給予的嚴肅。他說：『你好一些麼！』

蕭紅執着他的手眼睛現着恐怖，說：『我害怕！』

『你害怕什麼呢？』柳亞子先生說：『不要怕。』

『我怕……我就要死。』她黯啞的說。

『這時候誰敢說能活下去呢？』他站起來了：『這正是發揚民族正義的時候，誰都要死，人總是要死的，爲了要發揚我們民族的浩然正氣，這時候就要把死看的很平常……還激動的說了一些話，在這裏C君所見到的是一種大無畏，他匆促的走後，蕭紅說：『我是要活的！』這聲音仍是黯啞地，低弱的。

T君是同樣匆促的隨着柳亞子先生走了。臨走叮囑C君：『你不要走，陪陪蕭紅，我一會兒就回來。』

蕭紅的慘白臉色，現着恐怖，她說：『你不要離開我，我怕……』

這時候九龍陷在恐怖和混亂中，也許是過度恐怖吧！她疲倦思睡，并要在睡眠中握住C君的手。据C君說：『當時感覺到她彷彿怕被人在緊張中拋棄。』

### 三三一、蕭紅談話錄之一

當C君護送蕭紅到香港思豪酒店五樓之後，大公報記者楊剛先生來探望她，楊剛走後，C君告別，要到九龍去搶救他的小說稿。那時候蕭紅已經半年不能走動了，她躺在床上說：『英國兵都在碼頭上戒嚴，你爲什麼冒險呢？』

『我要偷渡。』C君說。

『那麼你就不管你的朋友了麼？』

『還有什麼呢？我已經幫你安排好了。』

『你朋友的生命要緊還是你的稿子要緊？』

『那——我的朋友和我一樣，可是我稿子比我的生命還要緊。』

『那——你就去！』



『那是自然的。』

然而C君發現蕭紅埋過臉去，在一段理論式的對話裏，『崇高精細』和『作家向作家的要求』之類的語句裏，C君終於沉思着在蕭紅面前安定下來了。

蕭紅說：『對現在的災難，我所需要的就是友情的慷慨！你不要以為我會在這個時候死了，我會好起來我有自信。』

蕭紅說：『你的眼光就表示你是把我怎麼來看的，這是我從前第一回見到你的時候，就感覺到的了。你也曾經把我當作一個私生活是浪漫式的作家來看過吧！你是不是在沒有和我見面以前就站在蕭軍那方面不同情我？我知道。和蕭軍的離開是一個問題的結束，和T又是另一個問題的開始。你不清楚真象，為什麼就先以為是他對，是我不對呢？作人是不該這樣對人粗莽。』

蕭紅說：『我早就該和T分開了，可是那時候我還不想回到家裏去，現在我要在我父親面前投降了，慘敗了，丟盔曳甲的了，因為我的身體倒下來了，想不

到我有今天。」

蕭紅說：「T是預備和他們突圍的，他從今天起，就不來了，他已經和我說了告別的話。我不是已經說的很清楚麼？我要回到偽滿去，你的責任是送我到上海，你不是要去青島麼？送我到許廣平先生那裏，你就算是對我給了很大的恩惠。我不會忘記。有一天，我還會健健康康的出來。我還有「呼蘭河傳」的第二部要寫……」

蕭紅說：「他麼？各人有各人的打算，誰知道這樣的人在世界上是想追求些什麼？我們不能共患難。」

蕭紅又說：「我爲什麼要向別人訴苦呢！有，你就自己用手掩蓋起來，一個不能生活的太可憐了。要生活的美，但對自己的人就例外。」

「我不理解，怎麼這樣的人能在一塊共同生活三四年呢？這不太痛苦麼！」  
C君問。

蕭紅說：『筋骨若是痛得利害了，皮膚流點血也就麻木不覺了。』

這時候T君走進來，還爲蕭紅送來兩個蘋果，据C君說這是出乎意外的。

『你是準備突圍嗎？』

『小包都打起來了，等着消息呢！』T君這樣說，并且爲蕭紅刷洗痰盂，不久就走了。

夜晚，蕭紅給柳亞子先生打了一個電話。她愉快地笑着說：『我完全像好人似的了。我的精神很好。』她向C君愉快的說：『他聽到我的聲音，說：「你能打電話了呀！」他那個高興的口氣……在這樣慌亂的時候，他還能注意到我的聲音，說是從我的聲音裏就知道精神好了，這真是詩人的真摯，在這混亂時候，誰還能注意一個友人的聲音呢？』彷彿她是收到T君轉來柳亞子先生送給她的四十元美金，這電話是道謝的。

### 三三三、蕭紅談話錄之二

九四二年一月十三日黃昏，蕭紅躺在跑馬地養和醫院的病室裏，C君和T君在床側，圍踞着酒精蒸氣爐傍。那天蕭紅動過手術，醫生李君誤斷爲喉瘤，喉管開過刀，蕭紅平靜的靠在活椅式的病床上說：『人類的精神只有兩種，一種是向上的發展，追求他的最高峯，一種是向下的，綏劣和自私……作家在世界上追求什麼呢？若是沒有大的善良，大的慷慨。譬如說，T，我說這話你聽着，若是在街道上碰見一個孤苦無告的討飯的，袋裏若是還有多餘的銅板，就擲給他兩個，不要想，給他又有什麼用呢？他向你伸手了，就給他，你不要管有用沒有用，你管他有沒有用作什麼？凡事對自己并不受多大損失，對人若有些好處的就該去作。我們的生活不是這世界上的獲得者，我們要給予。』

蕭紅又說：『我本來還想寫些東西，可是我知道，我就要離開你們了，留着那半部「紅樓」給別人寫去了……你們難過什麼呢？人，誰有不死的呢？總要有死的那一天，你們能活到八十歲麼？生活的這樣，身體又這樣虛。死，算什麼呢！我很坦然的。』

又慰C君說：『不要哭，你要好好的生活……我也是捨不得離開你們呀！』

蕭紅的眼睛濕潤了，她又低聲說：『這樣死，我不甘心……』

T君站在床側哀哭。

『我們一定挽救你。』T君痛哭着說：『C你來，我們出去商量商量。』

据C君說：在T身上這是爲他很少見的一種友愛的真摯。他們握手，并且擁抱；但這真摯像陽光的閃耀，只一個夜晚，就又隱閉了。

### 三四、她擲下了求解放的大旗

「但她所走的路程，也就是人類歷史的一段，不管是一寸一分，總是永生的。」

——柳無垢「悼蕭紅」

据 C 君說：一月十八日午由 C T 兩人陪同蕭紅乘養和醫院之紅十字急救車，轉入瑪麗醫院，在院門右側窗口，蕭紅會向伏窗問詢的年輕病婦，表示問候的微笑，那就是會和她共在陽台度夏的女工。二時在手術室換了喉口的呼吸管，夜晚，蕭紅在六樓的病室裏平靜地躺着，蓋了院方的白羊毛毯。

十九日夜十二時，蕭紅見 C 君醒來，眼睛即現出：「你睡的好麼？」式的微笑，又用手式要筆。

蕭紅在拍紙簿子寫道：「我將與藍天碧水永處，留得那半部「紅樓」給別人

寫了。』

寫最初九個字時，C君會說：『你不要這樣想，爲什麼……』蕭紅揮手示意不要攔阻她的思路。

又寫：『半生儘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并擲筆微笑。三時示意吃藥；并吃蘋菓一半。這時候，她由喉口銅管呼吸，聲帶不能發音，然而神色很恬靜。并要紙寫：『這是你最後和我吃的一個蘋菓了！』

一月廿一日早晨，蕭紅和兩君談話時（銅管被痰堵塞，英國醫生某，已入俘虜營）的時候，臉色紅潤，狀頗愉快。而且吃了半個牛肉罐頭。她說：『我完全好了似的，從來沒有吃的這樣多。C，坐下來抽枝煙吧！沒有火麼？』

C說不想抽煙，實際上確實是沒有火。蕭紅說：『我給你想法。』

『這些事你就不要操心，你養你的病好啦！』T君說。

蕭紅說：『等一會兒塞斯特兒就來了。』她按過了床頭上的電鈴。

C君說：『你知道整個醫院是都沒有人了。』（據說他當時曾經去廚房，樓上，樓下，到處走過，爲了找盒火柴。最後C君走出瑪麗醫院的大門，他就就近的鄉村，或者是公路上的小攤什麼的，可以買到一盒火柴。終於走到了香港市區。他想從戰爭開始，他就沒有回九龍去過，現在日本軍已經佔領廿六天了，他爲什麼不借這機會到九龍去一躺，醫院裏又有T君在，而且蕭紅今天又很好。他將去看看他的小說稿子，那是他在桐油燈下，耗費了繼續兩年的時間所收獲的。他排入了尖沙嘴渡過的購票隊伍，直到十二時，他才上了船，據C君說，香港到九龍每隔廿分鐘就有一班船，然而他沒有想到，九龍仍需要排十隊而且七點輪渡就停止了，但他們站在隊尾，而隊尾仍然陸續有些人接上。終於都先後被日本兵驅散了。）

（一月廿二日黎明，C君回到香港，手裏捧着一大盒麵團和罐頭，走到瑪麗醫院。大門已掛上『大日本陸軍戰地醫院』的牌子，而且日本哨兵，用刺刀截



住了他，他高舉雙手，被搜索之後，C君問：『這裏的病人到那裏去了？』然而日本哨兵退開去，他也就捧着盒子，跟在他身後，并走入醫院了。六樓的病室完全空了，床上，牆上，并沒有一個紙條。）

一月廿二日午前九時，T君偕同C君到了紅十字會臨時設立的聖提士及臨時病院。据T君說：『蕭紅晨六時就昏過去了。』

蕭紅仰臉躺着，臉色慘白，瞋着眼睛，頭髮披散的垂在枕後，但牙齒還有光澤，嘴唇還紅，逐漸轉黃，逐漸臉色灰黯，管開刀處有泡沫湧出。

十一時，蕭紅終於擲下求解放的大旗，離開了人間。非死於肺病，實際肺已結疤，驗痰無菌。而死於氣管惡性擴張，久咳的原因。

廿四日蕭紅遺體在跑馬地背後日本火葬場火葬。

廿五日將近黃昏葬於淺水灣，地近麗都花園海邊。

〔註〕這「紅樓」是指，她曾經談到過的，將在勝利之後，會同蕭軍紺弩丁玲諸先生遍訪紅軍

過去之根据地、雪山、大渡河而擬寫的一部作品。關於這些談話，作者有機會，當再寫。這裏僅以蕭紅精神上一個輪廓的探求，作者還限於思想力，不能作一精純的提煉。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十九日待訂正稿

右三四章，重要參攷及採錄之資料：

紺弩『在西安』，羅蓀『憶蕭紅』，梅林『記蕭紅』，蘇菲『悼蕭紅』，綠川英子『憶蕭紅』，柳無垢『悼蕭紅』，文若『失題』，靳以『悼蕭紅與滿紅』，許廣平『追記蕭紅』，丁玲『風雨中憶蕭紅』諸篇。

## 後記

這個時候，一個人居然回憶到過去，回憶到一個死去的人，在自己未嘗不是一種淒涼吧。

然而自己是企圖在精神上作一個打掃工作，就這樣匆匆的埋葬了這樣的一個戰友，企圖在這匆匆的埋葬上，卸却一部份沉重的負擔。

然而也正因為埋葬的匆匆，傷口只是粗略的檢點了幾處，有些內傷怕是不易完全檢點出來的。

結果是負擔並沒有減輕，依然是這麼沉重！

然而我將不在此逗留。

我將離開：

我將遠行。

一九四六，十一，十九於杭州，袁花。